魯迅 著

最後的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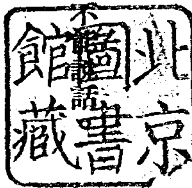
上海生活社出版



不中用。陳五公公的恐怖是有理的，不然，不會使他嚇得噤口不說話，他的乾澀的老眼浮出潤澤的光彩來，那是經過相當時間的事。

亞根全體蒙着白布被扛到床上，因爲他還是沒有超過三十歲的青年，循例不能把屍身放在正面中央。扛來的人是醫院裏來的，我們兩個人把屍身放下就走了，一若這個悲哀的光景比別的這個，更是淒涼的樣子。一同進來的，亞根的同事工人王榮與陸福祥，也只好同意於這個悠長的沉寂，站立着不好說話。油燈明餤光亂搖着，滿屋的龐大的人影也在動着，可是聽不着特別的聲響。

還是老年人的閱歷多，我曉得人死時節的許多禮節及應做的習慣。陳公公揭開了蓋掩着屍首的白布，把死人的眼簾放下，在他的兒子的蒼白的面孔上，他回憶到以前經歷過的一串的悲哀的經驗來，那是他的父母和他的長子死去時的記憶。他以純情哭出聲音來，就是這個時刻，可是，這聲



音早是枯澀的，長久的歲月把他的聲量消磨了。不過，他吶吶地近於嘮嚕的說話，在這沉寂的環境中還可以明晰地分辨出來。

——阿根，你好好地睡吧。不過你能夠瞑目麼？哦。……老頭子放聲哭起來，這引起了種種音調的反響。亞根嫂從新恢復她的慟哭而且瘋狂地抱着血跡已經洗拭干淨的屍身，雖然在醫院時她已哭夠了。她的侄女廸弟這時也忍不住不放聲哭了。她回憶到父親死去時的情景；接着亞根嫂的四歲小孩也哭起來。屋內的沉寂雖然打破了，不過凄凉的狀況變成殘酷的慘淡，把王榮及陸福祥兩個也沙着聲音流出眼淚來。老頭子繼續着說：

——遲早，人總是要死的，我已經看過多次了，不過這樣的死法，……

……阿根，就算你能瞑目，我也不能瞑目喲！

老人雖然是老了，悲哀也雖然嘗了許多，只有對於這件事不能甘心，我們不能說他閱歷少，這事情算得是他的第一回的經驗。悲哀與苦惱，沒

有再比這些人的認眞。別的時候他們或許會信天命，可是，這個時候，他們有可怨懟的對象及理由。人與人的仇根能擴大到互相撕殺的田地，這因爲事情的不調和太過是人爲的。而不是自然發生的可以把不幸歸之天命，悲哀有這樣的權利及理由只是高潮地向上去，雖然有輕微的起伏，不見得有停止的形勢。

——陳老伯，亞根嫂，少悲哀點吧。這事有我們在，必定給你們想個好辦法。

比較年長的陸福祥曉得自己有安慰他們的必要，同時，他曉得參加在這個徒是悲慘的環境中，也不見得是得策，他腦中盤旋着許多的問題，他馬上要出去。

——陸伯伯，還有什麽辦法呢？他不能再生了，那裏還有辦法！他和伯伯還是從前的相知，這時候你不會不管我們的吧？

亞根嫂這時感到自己的孤單無力了，也直覺地感到陸福祥是他們的唯一助力的人。

——阿根嫂，請你放心，即使我不是阿根哥的朋友，也要替你們出力的。我明天早上要來，現在有點事情馬上要辦的。

但是，照例他要留着陪他們坐一通宵的，這是中國人的習慣。陸福祥管不到這個，他叫年輕的王榮陪着他們，自己却馬上踏出了悲哀的門口。

在王榮，這是一件樂意去做的事情。青年人，誰都有想戀愛異性的權利，王榮以前繼續着想念迎弟姑娘。戀愛的名詞，一般人聯結到美麗的服飾去，可是世間的事實不因此而失掉樸素的這一種感情的存在。他和她絕對沒有握過手，甚至交談過一句話。這沒有阻礙王榮收藏在心中的戀愛。他曉得他自己應該留下的，且不明白陸福祥爲什麼這樣的冷淡，心中

憤慨他的無情，這個感情也是眞誠的不因爲要買他的愛人的歡心。所以，當阿根嫂對他發出求援的可憐的聲音來，他馬上回復她以絕對可以信賴的回答。

——阿根嫂，我決不會丟開你們的，以後也要幫助你。而且，阿根哥的仇恨我也要給他報復。我並不是任俠，這樣事情誰都忍不來的，我替中國人報仇。

王榮的爽直，在他說這樣的話時沒有偸眼去看迎弟會怎樣地感謝他的態度，可以十分判斷出來的。不消說阿根嫂，迎弟和陳五公公都是百分感謝他，信賴他。

他們就在長久的沉默的當中，對於死者應做的事情都做了，而且，添了兩次豆油在燈盞裏，過了思潮起伏的一晚，當然有未來的在夢想未來，沒有未來的在回想過去；悲哀，恐怖和夢幻駁雜地交錯於靜寂的夜心中，

夜色無限地瀰漫地籠罩着。

二

一件事情，在關係人看來，卽有天大的了不得的意義，可是社會的事情太多，人的關係太複雜，偶然的一回事，那裏值得消費許多人的五分鐘的時間去顧慮牠。陳家裏面的天翻地覆的變化，雖然涵義着五口人命所關係的事實；工人同事也在一個範圍內，給以相當重要的評價；然而，從鉛字印成記事來，僅僅佔領新聞紙上的不大重要的一小小部分。這不因爲大新聞怕帝國主義的壓迫不敢挑撥人心，其實，這事情是太平凡而且太反復多次了。

翌日，報章上只有簡單的數行記述：

『陳阿根服務於電車公司爲司機員，日昨因小事與法兵起衝突，法兵拔劍刺傷阿根數處，拾送醫院醫治，因傷及要害，入院旋即斃命。』

這樣簡單的報告落在陸福祥的眼睛，當然是不能令他滿足，然而，事實上上海的中國字的大新聞雖然或許是代表中國人一部分的輿論及利益，可是中國地方，是這樣的大，人口又這樣的繁，報館的數目儘管多，不會想到替那些不成體統的貧窮人說話，這是很當然的。陸福祥想到這一點，他不能不把要發的脾氣按下去。

他的面孔有點疲倦，沒有蓄鬚的下顎，長着沒有修剃的鬚根。他整夜地和三個同事討論了這件事情，在他的睡眠不足的眼睛裏面，含蓄着深遠的思慮。這是他的顏面上的特徵，在他的平凡的面孔上，只有一雙眼睛，特徵着他的特色。從旁人看來，他不見得可以成立他的特別的存在，不過從和他接近的人看來，他的確有點深謀遠慮的地方，可是，這或許是他的

缺點，許多次的搗亂事情——直譯起來是罷工——的計劃，都發生自他的可以緜密地思慮的頭腦。

他整夜沒有睡過一分鐘，天空依然照常日光亮起來了。在到陳家的途中，他買了一份大報，兩份小報。看完了大報上的關於陳阿根被殺事件，他把報紙塞入衣袋中，取出一支十二個銅版二十支的紙烟吸起來，大踏步在平坦的馬路上走。

亞根嫂們在家中坐了一個通夜，天空光亮時，他們的精神也振刷起來了，和平常熟睡了一晚覺一樣。亞根嫂覺得環境依然和平常沒有異樣。若果沒有阿根的屍體橫臥在牆邊的床上的話，昨天的事情總可以忘記的。她曉得舊的悲哀不應該在這個時候從新再悲，馬上到厨房做她要做的事情去。

王榮曉得自己在別人家裏坐了一個夜間，感覺這個事情有着新奇的意

義，因爲他還是少閱歷的青年，又是自幼沒有普通人所應有的家庭生活。感情會是很複雜的，他在心裏極力主張自己的這個舉動是人情之常事。

——不對嗎，他們只是孤兒婦女和老人，沒有我的陪伴，他們不知道怎樣地狼狽。況且，陸福祥他叫我留下的。

在他，本來沒有這樣嚴重地推敲他自己的舉動的意義之必要，可是，人實正沉在熟睡的裏面時，他在內心裏總不免犯了法，雖然這不是法律的法。在他的主觀上不能沒有審查自己的行爲的必要。老實說來，他滿足地飽看了迎弟姑娘一個整夜。想到這個事情，他心中是很害羞的，發現出來時就把面龐燒熱了。他的主張是對的，他的行爲的動機也沒有錯，他就安貼地舒服起來，而且決心在白天之下，不要那樣地把眼睛釘在了迎弟的身上。可是，他依然有要和她講話的欲望，不過找不到機會，他却先向陳公公挑話。

——老伯，你老人家沒有睡，不苦嗎？

——沒有什麽，累王大哥吃苦了。沒有你陪伴我們，不曉得怎樣好。

——那裏話，這是我應該做的。

王榮爲避忌話頭關聯到阿根身上，不願意把他和阿根以前的友情來證明他這回的舉動是應該的，不過，這樣地故意的制抑，弄到他再沒有別的話題。在這個爲難的時刻，他把話題換到天氣上去。外間是灰白地亮着，初冬早晨常有微霧浮蓋在屋宇頂上。

——今天又是陰沉的天氣。

迎弟從半睡的夢中醒過來以後，視線差不多沒有從這位親切的青年身上離開過。可是，她也沒有忘記了平日的早晨她在家庭中要盡的責任。她拭了惺忪的睡眼，把青年的影像放入眼膜中，帶到廚房去了，因爲她的嬸母在喚她。

三

貧窮人的喪事是很簡單的，除了埋葬一個死體以外，再沒有多大的意義；這實在不能不這樣，爲裝飾體面起見而做盛大的儀式，他們太過無力了，而且他們並沒有什麽體面不體面。這樣地，他們的喪事的意義是很樸素的，這裏沒有半點滑稽的誇大與複雜的意味，雖然事實上有很可以悲哀的主觀的價值；也沒有吹奏悲哀的樂隊及故意做出來的深刻的做作。我們在途上會遇到這一種類的質素的葬式。這是很疏散寂寞的一種：先鋒的敲鑼人絕對不會爲葬式行列的莊嚴起見緩慢地走，反之，他要快點結束這件不大發財的事，他不能不拚命地向前跑。抬棺木的也因爲要早些停止肩頭的負担，這個理由以外，就是棺木的重量有使他們快走的可能及有走快的

必要。

銅鑼的音響是很悲哀的，爲告白不吉的消息，牠有很適當的音色，而且牠對於聽慣單調的旋律的中國人的耳朶，比之複雜的無秩序的樂隊更有感動人心的效力。打鑼人飛跑地走過後，隔着三丈的距離跟着抬棺材的跑來，亞根嫂背着孩子和迎弟姑娘在最後趕上。他們要把死人埋葬，他只是在跑，跑到人生的最後的歸宿地去。

朝早的冷風在吹，天空是陰黑的。

四

晚上，在某地點有法商電車公司從業員人的會合。王榮及陸福祥在悲哀的葬式中，耗費了大半天的工夫，晚上同到會塲來。途中陸福祥告訴王

榮，要在今晚的會議中積極主張保護工人的生命的安全，並借這個題目要求增加工人的薪水。他繼續把他自己的意見說下去。

——我們要曉得，我們正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面，這樣的事情不特是經濟爭鬪的題目，而且又是反帝國主義的好機會，我們不要放鬆。

王榮感着這是很對的。他同意陸福祥的意見，而且告白自己也曾說過要爲中國人報仇的話。陸福祥更給他說明鬪爭的方法。

——我們不能不繼續地和帝國主義鬪爭，一方是爲我們工人的安全及利益起見，他方是爲中國人全體的幸福起見。我們或者會失敗，可是，這個失敗會給我們以很寶貴的經驗，而且這個失敗若沒有被資本家買收的工人及無意識的工人來作對的時候，不會發生的。我們要明白這個事情。

王榮也覺得這個事情是對的，可是，他不曉得爲什麽。他只曉得爲亞根報仇，而且又爲實踐替陳家盡力的約束。當然他現在想到陳家時，馬上

就有迎弟姑娘的影象發現腦中，他要替她將來謀幸福，也要替她的家庭解決目前的窘苦。他想介紹她進一所工廠作女工，弄些入息養活幾口人的生命。他又空想到未來的幸福去，迎弟若果一生要替人家做活時，將來不是永遠不能自由麽？他自己有能力去養活別人麽？問題是很爲難的，可是頭腦中總有簡單的辦法。比如陳五公公早一點死掉，亞根嫂改醮，這都是可能的，迎弟依然是自由的，而且又是他的所有，他很滿意這個結論，管不到陸福祥的許多嚕囌。

會塲已有許多工人候着開會。

工會已變成了合法的存在，他們的會塲比較是寬敞的房子。一切都是簡單的佈置，可是正面的上頭也有一張裸體的桌子。

開會的時刻——下午七時——已經到了，由主席宣報了開會的理由。

主席是頗爲壯健的體格的所有主，服裝比較地整潔，面色也很康健，證明

他的物質生活的程度。他發沉重的聲音說：

——同事諸君，昨天我們工會的會友陳亞根因誤解與法國兵士發生衝突，爲法國兵士所刺傷，抬入病院以後，不久便死了。巡捕房雖然拘捕了他們本國的兵士，可是，我們對於我們的會友的無辜不能沒有表示，今天晚上爲這個事情，召集會議，請大家發表意見。

他說了坐下來，聽候會員的發言。王榮對於主席的這番開會詞是很不滿意的。爲什麼他不把阿根的事情多點告訴會員呢？他心中積着的憤恨再不能按壓下去，雖然他沒有當衆說過話的經驗，可是他有許多可以說的資料，他馬上趕上演壇上。

——同事諸君，你們差不多和我一樣都認識阿根的，可是你們或者不知道他的家境。我因爲是他的多年的朋友，我很知道。那末，他昨天死了，今天我們收拾了他的身後事，就算了麽？你們知道他家中還有一個六十

多歲的老父及年青的妻子麼？一家四口只靠他一個人養的，現在他死了，誰去養活他們？睜着眼睛，我們要看着他們一個一個的死去麼？在這個席上，我希望大家想個辦法，救濟這個無救的家庭。……

以後的話，他不能繼續下去了，雖然他自己以爲還有許多話要講的。他心中焦燥起來，面孔發熱了，心頭在亂跳。現在只有一個辦法來解決他的窘境。他也曉得這個辦法，俯着眼睛回到自己的席位來。

主席站起來解釋工會必定替阿根要求公司發給慰恤費用。而且說明這個事情很容易辦到。聽衆很滿足地按下他們的嘆息了。

陸福祥聽到這裏，他不能不站起來。

——工會諸君，我們曉得帝國主義殺了我們的同事，這個命案不止一起了，我們不難在將來，也會發見同樣的事情。那時候被殺的是那一個呢？這說不一定是我，或是你，或是你們許多人。曉得麼，我們正在帝國主

義的壓迫下面，應該怎樣保全我們的生命？靠公司的慰恤金麽？這些少的金額那裏值得我們的生命？而且，我們眼看自家人被殺，這事情也會輪到我們身上來的，由牠來麽？諸君，你們怎樣想？

羣衆裏面漸次發生了激昂的感情，有些表示同意的拍手。他們知道這個事情的辦法，應該是怎樣。

——我們要想個辦法。羣衆裏面說。

——對的，我們不能不想個辦法，我們除了打倒帝國主義，把外國兵完全趕回本國外是沒有好的辦法。不過這事情現在辦不到，我們現在的辦法，要用這個時機給他們做個下馬威。我們要罷工！馬上組織罷工委員會！

——罷工！罷工！羣衆以同樣的氣息回答了。

主席站起來，說明罷工事情很重大，要求會員冷靜思想，不要暴燥。

他的愼重的態度及沉重的聲音有壓迫聽衆的力量，他們漸次鎭靜」。王榮再沒有講話的勇氣了，因爲他還記着先刻的失敗。他心中記憶了許多沒有講到的事情，要替中國人報仇的話還沒有講到。這是他最後悔的。可是，那高長的漢子王四站起來了。他說明陸福荐的話是對的，因爲些少慰恤金固然不能養活幾個人的終身，而且他們亦不願意受這樣的收買，慰恤金是當然有的，所以爲求長遠的安全計，不能不罷工，這事情也是替阿根報仇的一種辦法。

王榮感謝他的提議，也贊成這樣的辦法。羣衆的心理也傾向於贊成罷工的方面而來。主席又站起來說明罷工不是很高明的手段，而且結果恐怕會影響到阿根的慰恤金上去，罷工又使許多同事發生痛苦，所以要取愼重的辦法。可是，他這回的聲音不能顯現於羣衆的嘈雜聲裏，會塲的空氣依然不能平靜。

結果由工會幹部提出要求條件，其中插入加薪，增加津貼陳亞根家屬的慰恤金，嚴重懲罰行兇兵士三項，不特別組織罷工委員會。

散會在八時三十分。王榮自會塲出來，直接到陳家報告去，順便會會迎弟姑娘。

五

過了三天，王家和工會的委員到陳家去。在陽光照映的亂石的街道上，他們成爲知己地跑着。委員很愼重地告訴王榮罷工的危險，這因爲許多的工友的生活會因此受恐慌，而且結果可以看出來，不會有勝利。爲陳家的幸福計，應該收納這筆慰恤金，因爲七百塊的一筆大欵是窮人夢想不到的東西，不應該再取強硬的態度，恐怕口頭的鮮肉也會失掉。王榮心中在

爲這個誘惑，在腦中發揮他的甜美的空想。七百塊錢，他們可以喫飽一世而且解放了迎弟姑娘。幸福，這富於陶醉性的力量把他淹溺了。他很同意於委員的道理，他想：『這是很對的，我們不能以我們的理想犧牲許多人的幸福。』同時，他以爲陸福祥的見解太乏人情，覺得對於陳家太沒有同情。不然的話，他不應該把陳亞根的慘死作鬥爭的手段。

工會委員更告訴他，只要陳家寫張通告，發表阿根的死亡是由過失，陳家自身很樂意承受公司發給的慰恤金，那末，公司對於王榮也會給以優遇。在王榮的心中，現在只有未來的美滿的幸福，他怕爭鬥了，而且討厭牠。他想公司今次的優遇正是勞資調協的好結果。一切能夠這樣解決的，而且不能不這樣去解決。

在陳家的門前他們迎面撞了陸福祥，王榮看到陸福祥的眼睛燃燒着憎惡的火焰。眼睛與眼睛因鬥爭而迸出火花，王榮第一回感着自己是陸福祥

的敵人，而他也是自己的敵人。在王桀的腦中，他已有堅固的主張，——爲陳家的幸福，爲工友們的安穩的生活，他不能不叛了陸福祥。這不是賣了他，而是爲一般人起見。然而，畢竟王桀的視線敵不住陸福祥的，他不能不慴伏在如鐵一般堅牢的光芒裏。他們沒有和他交話，各走各的路。王桀們於是跑進了陳家裏。

事情當然很簡單地解决了。不過一筆從天掉下來的大欵把貧人們的感情搗亂了。阿根嫂想呆了，以爲在做夢，而且這不是騙局麼——這樣無聊的想像也發生了。總之，他們的目前的生活當然沒有多大的問題了，待懷中的小孩長大起來，或者會比阿根更加幸福，說不定不會光宗耀祖哩。她的想像也是很光輝的。只有王桀的夢不知有沒有實現。

被收買的生命

晝行列車七十三號快要向黨家莊出發，車箱的一角上面寫着白漆書的73，那一角的下面噴吐着白色的水蒸氣。到出發的時間還有六分鐘，王少佐跳上跳下的忙個不得了，但他不會忘記撚他的驕傲的鬍子。

——中國人不會矜誇自己的鬍子，這是沒有自覺的習慣，法國人和德國人對於鬍子的美感很注重。這是王少佐不惜對於同一個人反復三十次的口頭禪。事實上，他的鬍子很美麗的，唇上的撚成Caiser鬍，顎下蓬蓬的鬍子連到耳上的頭髮。

王少佐右手扶着黃銅的小柱，右脚踏着火車的階級，身體還是在月台上。他聽着車站外的難民的嘈雜的聲響。

——無論如何，這是辦不來。我們的車輛還不够。王少佐對着難民的

代表五十來歲的滿公，這樣地說。

——我們裏面孩子很多，荏弱的婦人也不少，怎能够跑得百多里路？務望你老可憐我們，我們裏面還有比我年老的人。滿公懇願地說。

——無論如何，這是辦不來，而且，你們用不着到別的地方避難去。王少佐一步踏入車上去。

——先生，先生！請你格外開恩。你難道忍心我們受東洋鬼子的殺戮麽？滿公絕望地說。

——難道他們要屠城麽？這是國際公法所不容許的。你好好地回去安慰他們不要怕。王少佐撚着美髯撚得起勁。

——那末，還是留一小隊兵士保護我們吧。滿公不得已提出最後的要求。

——無論如何，這是不行。我們要北伐，這是很重大的任務，爲國爲

民，我們不能不首先完成北伐。

難道我們不是人民麽？爲什麽忍心放棄我們在這裏，任憑得外國人來欺凌！

但是，王少佐沒有聽見這句話，他已經大踏步地進入車中去了。

——王八蛋，民衆是這樣的執拗地糾纏——他心裏說——要不是我愛惜人民，叫機關槍解决個乾凈。他舉起左手，時間還有兩分鐘。

——載我們去吧！外面的民衆叫着這個口號。半哭半啼的尖銳的叫聲也有，嘘喝的呼聲也有。外面是男男女女蝟集的團體，這還是一刻一刻的增加着。

——快點跑罷，東洋鬼子可怕呀！孩童們以爲日本軍隊是山魅一樣的利害及可怕。但是，大人們還是逡巡在車站的前面的廣場，他們對於要乘

火車的期待還是一絲續着沒有失望。

比較有八望的保正滿公，卒之垂着頭跑出來了。從他的頹喪姿勢，民衆看出交涉的結果。

——卒之，不能够成功麽？民衆的心裏一齊燃燒着怨怒的心情。

——他們有重大的事情要幹，他們還要北伐去，這是爲國爲民的重大事體。滿公不能不安慰他們說。

——爲國爲民，但是，和我們有什麽關係呢？

——我們那裏是國民！當礮灰吧，他媽的，我們的命是這樣賤。

火車的汽笛尖銳的叫起來，這對於民衆是失望的聲響，民衆擧進車站的月台上來，火車已經脫出慢走的初速度，離開了月台向前面進行去了。

——噱！一種沈濳的絕望的低鳴聲，送着蜿蜒地走在平原的火車向無限的空間縮小地前進。

× × × ×

五月初旬的直射的陽光，夏天一樣的熾熱．沒有斗篷的火車的上面，擁滯得不能轉身一般的兵士羣衆裏面，王阿根做着自有生以來的第一次的腦筋的運用。他無論如何也不能够明白，——爲什麼中國的軍隊不能和可惡的東洋鬼子拚個死活。

——這個時候，比較平常的戰爭，纔有厮殺的價値。阿根這樣想。他以爲就算犧牲了生命也値得去幹，因爲東洋鬼子太可惡了，無端地占領人家的城池，殺戮無辜的同胞，而且這些同胞都是和自己的鄉人一樣的骯髒襤褸，裏面還有你父母妻子的人。但是，聰明的上官不是這樣想，他們完全是別樣的生成的人。開口埋口，他們說要鎭靜，又說北伐的事體大，不要因小失大。這是阿根和他的同僚所不能明白的。鎭靜！被人家占了城池，被人家拿來擋砲口，被人家捉了許多同僚，還要鎭靜。究竟在什麼地方

有這樣的不可解的眞道理？這當然是阿根所不能解决的問題。

火車加速度地疾走，山林迴旋着，田圃和樹木向後方退去。沿途上的旱田中不能發見操作着的農民的影子。

——這就是戰爭的結果。阿根很容易明白這個，因爲這不是很深究的道理。他自己也多次嘗過這個經驗，實在若不是年年的兵荒，他或不致混在這裏荷起槍來。他的家世是農夫呢！荷鋤是日常茶飯，但是，開鎗殺人，這是不大妥當的勾當。他是這樣想的。

——爲什麼天下有這樣的買賣？放火殺人的綠林豪傑也不值得人們掛齒。爲什麼現在的世界反爲貼錢去奬勵殺人？若是爲國爲民的戰爭，那麼爲什麼百姓常常是反要喫虧？年年的戰爭，小百姓從來沒有半點利益，反爲對着東洋鬼子的侵凌、爲什麼不聲不響地逃走？問題是無論怎樣的一大堆，總沒有一件是他所能够解决的。

——王八蛋，熱得活要命！站在阿根右側的曹大輿呻吟地說。

——還是在濟南拼個死活地斷殺一下子好。這不是敗走嗎？旁邊的阿林說。他回轉頭來，好像悔恨那個時候不在濟南斷殺一個痛快。

——橫豎要死的，和東洋鬼子纔有斷殺的價值呢？阿根說。

——王八蛋，爲什麼他們要制止我們的行動呢？阿林忍不住說。

——誰曉得！或者上官的命貴，不願意死在那裏。大輿憤懣地說。

——除了這個時候，你們還有值得去死的機會麼？我看過的，經了多次的戰爭，我沒有覺得敵人是可惡，反爲看見血肉狼藉的魯直兵士的死骸，覺得我自己也同樣的死在地上，毛管聳出來呢，戰爭是應該的事情，誰也不這樣想。但是我們的責任在服從上官的命令，說開走就不能不走，說開槍就不能不開槍。碰巧胸膛飲了一顆彈，萬事就完了。……爲什麼我們不能不互相斷殺？我總不能明白。阿根想了半天的結果。使他變成一個雄

辯家。

——飯碗只是飯碗的問題？阿根好像大發見地說。

——他媽的，我想明搶明劫要比這個勾當會痛快，還少一點危險！大興接着說。

傍午的時刻，車上的兵士誰都是臭汗淋漓的。水壺的水也飲盡了，要裝進新的，車又不給他們停，他們特別感着肚子餓，賣大餅油條的地方一所也發見不來，就是有也不能下車的。

火車依然前進着，王少佐在車箱裏面很舒適地說着德國法國的美髯的事情。參謀和政治委員們和着嘻笑。

但是，阿根雜在無蓋的兵士羣衆中，經過半刻的憂鬱的思索之後，放

大嗓子說：

——咱們的生命被收買了。只是六塊錢，一頭牛的價錢也不值得。

周遭的同僚被他的聲音嚇醒了，因爲有的是胡思亂想着，有的瞌午睡，還有些泥沌着眼睛凝視着無際涯的空虛。但是他們雖然醒來，只以爲阿根瘋了，因爲他只是反復地說：

——咱們的生命被收買了。

Demonstration

小雨停了。

電車慢慢地在黃昏的街上走。街燈在薄闇中倏忽地閃着歡悅地眼睛，一若剛纔收淚的少女轉悲爲喜地。

在車中，我有觀察同車乘客的習慣。他們的表情和裝束對於他們的性格關係是怎樣；他們的性格對於他們的社會的身分是什麼樣？

——容易得很，我可以掛起招牌做看相先生的買賣去。我有一次這樣想過。

——很容易的，去判斷別人的命運。若是很寂寞的有錢人家的太太來算命，只有一個公式，就可以妥當得了不得地判斷出來，而且担保沒有錯

的。世間，——除了 Romanticism 的空想以外的現實的世間，牠的運動，法則和物體在宇宙間一樣，可以用物理學的方法來整理的。世間的森羅萬象的現象，逃不出一個因果關係的法則。

——那麼，對付那位來算命的太太用什麼公式呢？簡單得很，你明白她是有錢人家的太太，又曉得他很寂寞；從這件對象入手就不難下判斷了。有錢人家的太太，她決不會喊肚子餓，你們都知道的；她也決不會喊身子冷沒有衣穿；她們也斷不會告訴你，她的房子住得這樣那樣的不舒服，那麼，她缺少的是什麼呢？Diamond的戒指，白金的胸飾麼？她的男人若果還有些少情愛，總不致忘記給她的，就是恩愛已盡的時候，這樣東西也不致缺乏吧。我們的老師包黑子的秘傳的陰符裏面這樣寫着：『大凡有閒階級的婦人』她們對於物質的慾望決不比小資產階級的婦人爲大，她們所要求的是超現實的(註——空想的，浪漫的，不倫的)愛慾。那位太太的要

求是什麽，不難明白了，所以判斷也是很容易的。看相先生不妨勸她和年少的青年戀愛，教她祕密一點不要露出馬脚。保險公司的經理當然包保這個判斷能够給她十分的滿足。別的時候有別的人來，又有別個公式；然而，道理是一樣，只有一個因果關係。

這一堆無聊的空想不外是好觀察的習慣的副產物。人的表情和性格以至身分階級的關係，在這個題目之下，我發了一段議論給一位朋友聽，他即駡我是一個無聊的惡趣味的唯物論者。

——歸休！歸休！以後不再講風流話。

在車中，我總有觀察乘客的習慣。今晚交了好運。沒有蠱惑的濃粧的資產階級的婦人坐在車中，不然又要從她們的身體上發揮我的沒有制限的空想了。那末必一定替她們去做傳奇，給她們找出眉清目秀的。比她們年齒少得二十年的青年，編織熱烈的情慾噩夢；即使Pompian的香水及胭脂

，雙妹牌的雪花膏，明星襪廠的絹絲襪，或是什麼公司的金漆高底鞋，都可以驅使我的腦神經作用，想到資本主義化了的今日的社會和資本主義的商標化了的貴婦人們的關係。想起來又是連珠一樣沒有中絕的。

總之，在車中，我有觀察乘客的習慣。今晚的車上，沒有貴婦人，也沒有殉教者般的救世軍的女軍人，宣教師，職業婦人，肥滿的布爾喬亞（他們有他們的汽車，在這裏遇着他們時，……怎樣的呢，……就是奇蹟的出現了。）——這類東西都沒有。

——那麼，這是一輛空車麼？

——不要性急，講話要有順序喲。

我佇立在電車的出入口的傍邊，對面一列的長椅上五個大學生和我打對照地坐着。我上車的時候，他們都不大留意地瞧我一眼就繼續他們的談話。

——總之，C君的Home Run Hit就是這次比賽上決定勝負的唯一原因。

——4對3很好的Game。

他們的話題總不出比賽棒球或是運動界以內的事情。

——結局也是『半由人力半由天』。他們的一個賣弄他的聰明下這樣的結論。

他們都有頑固的身體，康健的面色，面頰剃得很乾淨；全體都是Americanize了的Gentle man。但是，他們除了各Season的比賽運動以外還有什麼事情要他們腦筋運動的呢？學校的考試以外，就是和女學生的戀愛方法。他們養成牛羊一般強壯的身體，在學校不管低能的教授說什麼糊裏糊塗的學問，出社會就是善良的市民，資產階級社會的Mechanism，他們又那裏會曉得！在階級鬥爭已經極度地尖銳化起來的現在，布爾喬亞的Spor

tsmanship 已經成爲鬬爭的工具了。而且有國際地組織起來的可能性！

然而，這也是我在車中好觀察乘客的一種副產物。本來沒有意思縷縷地把牠寫出那的，就此打斷吧。

在車中，我有觀察乘客的習慣，他們的心理作用構成我的無涯際的空想，他們的外面的表現又令我作無窮的推測，——這又是我的嗜好。對面坐着一堆牛馬般的大學生，令我對於自己的觀察愁抱着滿腹的不平。

——不看他們好了，我想。但是閉上眼睛，我的空想愈發逞威了。

我想其中一個當了工廠的監督，體格天天地肥滿起來，容貌天天地殘酷起來。

——狗忘八，不識抬舉的東西。你們不守本分的東西，明天以後用不着再來這裡做工！我可以想像到在一個工廠內，不論是本國的或殖民地的

；他咆哮地對着幾個工人代表，舉起筋肉隆隆的手腕作兇暴的恐嚇。

——拿下去，一切的要求半個字也不允許！明白麼，老爺的話？滾出去！

空想是無涯際的，不過這樣的空想不是很愉快的一個。我爲打斷這些憤懣的空想，趕急睜開眼來，那幾個無自覺的大學生已經跑了。和我打對照的前方，佇立着一個女子。

——這樣我的心頭也安隱起來了。不然我的神經會發作起來。結果當然是沒趣的。

在車中，我總有觀察乘客的習慣，不論是我喜歡的或是討厭的，我只是觀察，又是推測，又是空想，遇了職業婦人們，我便聯想到未來的社會的新女性的事情，或者也會聯想到她們現在所受的社會的侮辱，她們的階

級的煩悶，她們的職業和服裝，她們的表情和性格。這些事情，若果我是社會學的學者，可以綴成一篇龐大的論文。

但是。當我閉上眼睛的時候，和那美國式的紳士們交替上車來的女性，和我打對照地站在前方。我的觀察新對象又移到她的身上去。

——她完全是清新的女性，我想。

清新的女性？現在再找不出別的形容詞來形容她。總之，她是清新的女性，這不是理論的問題，却是她給我的印象，由印象惹起的感情，對於這個感情，我所收藏的字彙裏面，有清新兩字堪以形容她的。看慣了大家閨秀的人，對於小家碧玉的印象當然是清新的。然而，我的這個清新，不是和盤的是這個。或者有些少地方是相同，因爲她的存在，在那個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一切是事物化了的現象裏她的存在——尤其對於現代布爾喬

亞的婦女——是一個反撥的存在。她的面上沒有廣生行的廣告，他的身上也沒有什麽公司的招牌。然而她的眼睛，鼻梁，面部的全構造，絕對不是奴隸式的過去的美麗；對於今日的煩悶和反抗，對於明日的希望和幸福，這是她全身要宣言的表現。

她把頭微向窗外，我看見一個質樸的，美麗的又是崇高的Profile好像清教徒們恍惚在聖瑪利亞的像前，或是婆羅門僧們陶醉在官能的 Ajanta 壁畫上的美女像前，我也被這位現代的 Madonna 吸去了全部的注意力。

——喂，F.君。

我因爲這個天來的喚聲，纔迴轉神來。

——介紹你吧，這是我的妹子R。

法律科的大學生T君率直地給我介紹，又向R說。

——這是文科的E君。

R很謹愼地向我點頭。

——對不起，我剛纔做着現代 Madonna 的幻想，給你打破了。

我辯解地這樣說明。

——這很像你的話，依然是 A great dreamer 她不過是普羅列搭列亞的女人！今晚到演講會去吧？

——對了。到開會時刻還有時間吧？

——今晚或許在走狗們沒有臨塲以前早一點開會也未定。

他把聲音低抑一點。

——不太遲麼？

——剛纔在婦人同盟那邊開會，所以遲一點，不要緊，我的演說放在 Program 後頭。

他急速地向窗外一瞥，他也有很可愛的側面。他的急激的口調，奔泉

一般的雄辯，加以神經質的蒼白的顏面，含着殺氣的眼睛，是我入研究會第一個深的印象。他戴着獵帽深深掩到眼簾，大學裏面的社會主義者，大都不喜歡戴四角的制帽。

——××町！

——到了！。

我們一同下車。這邊的街路很幽暗，只能分辨忙速地行走的行人的輪廓。

——他們都是向講演會去的，妹妹，走快一點。

我們同樣的感着快活的興奮。

青年會的前面擁擠着人叢的黑影，從我們的稍遠的距離眺望去，一若『黎明進軍的畫像』。

——今晚的集會不會被解散麼？

——爲什麽前面這樣的擁擠呢？

——布爾喬亞氾的心胆寒了，他們的神經極度地尖銳地來了。看前面的樣子，大約集會被解散了。

T的感情像要爆發的樣子，大踏步向前走去。我和R也在後面跟上。前面的光景愈發悽壯地映出來。

——橫暴！狗才！

青年的羣衆密結起來，湧出湧入地向大門突進。

——橫暴！走狗！給我們的講演會！

這是奔濤一樣的呼聲。

——肅靜！滾蛋！拘押。

走狗們的呼喝聲，劍鞘的擊鳴聲，雜在民衆的共鳴裏。

——橫暴！賊種！奴隸！

——滾開！不准在這裏徘徊！

——不要回家去，死守這裏！

——講演會解散了！回去！這裏不許徘徊！

——守護我們的講演會！主張我們的言論由的權利！

——拘押！滾——滾出去！

我們雜入熙攘的人羣裏，洶洶湧湧地同在一個海中波濤似的，前進又後退。

——講演會已經解散了。羣衆裏而一個人說。

——但是，還不到開會的時刻。開會詞還沒有完全的時候，就被解散了。

——王八蛋，他們要閉塞我們的耳朶。

——再湧進去吧。T對他們說。

——進去！進去！守護我們的講演會！

奔潮一般的人海洶湧地流進去，同時又被占領會場的警察高壓地赶出來。

——出去，不可進來，講演會解散了。

——橫暴！

羣衆的氣息愈加憤激地高呼！我們進到門內又被趕了出來。再三湧進去，再三被趕了出來。

黑闇的街樹下，三五成羣地參會的學生徘徊着。我和R佇立在一隅，向羣衆找他的哥哥。

——終被解散了，主催人大都被拘去了，我們要帶羣衆示威去！妹妹，今晚我或者要在別墅過夜，你和E同路回去吧。

T忽然自人叢中走出來，急速地低聲說着。說完了他便向着絡繹繼續

的沒有整列的入羣的前頭走去。

警察的頭數漸加，鏘鏘地劍鞘響着——這是故意的恐嚇的鳴聲。

——不曉得麽，這裏不准徘徊。

警察們兇暴地以劍鞘抵羣衆的背脊。

——橫暴！橫暴！

高呼的反抗聲交替地起落。羣衆漸漸若流動的水銀積集而成着修長的隊伍，緩慢地向電車路的方向移動。警察的隊伍則在步道的外列護衞着。這是光榮的護衞！

——的確太過於不講道理，我住在這裏，每一禮拜差不多看見二三起同打的事情。平心而論，政府這樣的方針，太過於蔑視立憲國民的民權了。一個掌櫃樣的男子，舞弄着雄辯的口調，佇在門前向經過的學生們說。

——喂，究竟那裏去？

——示威運動！

——提燈會！

——這次新上任的局長，聽說要肅清這邊的工人運動，手段很辛辣的。掌櫃樣的男子繼續着說。

——那麽，我担保他立刻昇官發財，羣衆中一個說。

——哈哈哈！

羣衆的嘲笑沿着馬路走，溜過光明的街，轉入黑闇的街，又是光明的街……黑闇的街……光明……黑闇，民衆軍的長行列在夜裏的都城的核心迴旋着。

所有的店舖的飾窗，門口，二樓三樓的窗門，街頭，街尾，都靜着奇異的眼光。

——什麽緣故？

——什麽事情？

——警察護衛着工人！學生！普羅列搭利亞！

——什麽事情？

——？？？？？？

口和口，耳和耳，眼睛和眼睛，都被這沉默的夜行軍吸收盡了。

可憐救世軍們大聲疾呼他們的進行曲，銅鑼，大鼓，喇叭，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一樣的單調地Hysteric地叫着，然而，觀衆都被無言的普羅列搭利亞的軍隊的魔術迷定着了。各種姿勢的單像和羣像！

——橫暴！行列的前頭忽然發生響亮的長呼的高鳴。

——拘押！接着警察的嘯叫。

兩個警察押着一個青年，而着後方走去。

又是兩個警察押着一個青年，而着反對方向走去。

——哥哥！

R大聲叫着。第二個被捕的青年就是我的朋友T。

——妹妹，今天到別墅休息去！F，再會。和我面對面苦笑着。

又是兩個警察押着一個青年，而着反對方向走去。

蜿蜒的羣衆依然繼續前進。橫過十字路，蛇行上斜坡。從高處回顧後面的街市，布滿燦爛的燈火，區域整然地分排着，山坡的上面是布爾喬亞氾的國土，斜路就是嚴密的國界——這個國界大早已經存在，也是要存續去的。

——解散！解散！！警察們的確是忠實的看門狗，好像牧師向着貧民說，你們不能進天國去的一樣，他們要嚴守山上的安適的國土，不許我們闖進去。然而，拘押了幾個引導的。羣衆依然是前進。

——不要解散！不要解散！！隊中的反抗的揚聲四起。

——拘押！

——殺這些狗才！

這樣爭鬪中，羣衆湧到公園裏面去。夜間的這裏非常沈靜，濃綠的樹陰抱着街燈的白光。

——諸君！我們連講演會也被剝奪去了。

一個青年跳上音樂堂的石階上，開始他的演說，我們羣集公園的廣場之中，但是，沒有講完兩句話，就被拉下來了。兩個警察又送他到別墅去了。

諸君！我們只有一個眞理，但是，我們說出口頭來……。

他又拉下去了。連續四五個照樣地被拘去了。

——橫暴！

——主張我們的言論自由權！集會自由權！羣衆的洪聲浸透了夜心，

擴散到空中去。雜着警察的解散命令的叫號，夜間的靜寂打破了。

前衛的門士陸續拘押去了，然而，羣衆還未肯分散。

——走，趕快回家去！警察們高擎着劍鞘向羣衆壓逼去。

——Then raise the scarlet standard, high, Within its shade we'll live and die……

——普羅列搭利亞萬歲！隨着沉雄的歌聲，地裂般的呼聲，羣衆自發地解散了，夜色更深了。

我和R雜在羣衆中從公園出來，向山坡下的電車車站去。

——什麽事情？擺街的小販驚奇的問着。

——普羅列搭利亞的觀兵式，我告訴他。

——什麽？普羅亞的觀兵式，那是新皇帝的名字麽？小販驚訝地反問

着。

——對了，新時代的皇帝！普羅列搭里亞就是我們和你們一般的窮民。

電車差不多要開駛了，我們跳上去。在電車中，我猶感着感情的洶湧，感着我們將到的光明及將到的幸福。

最後的成功

二

祥根今天早上起來的時候，覺得天氣分外的爽快，初秋的陽光帶一種暖意照到他身上，他異常地興奮。

昨天的過分的疲勞，他的身體很困倦，但是，興奮的精神和內部的熱力，拿困倦的體力壓住了，他覺得很愉快。

起身後，看見陽光已經佈滿了他的一間卑汚的臥室，他有些悒急，怕在午飯之前趕不到李花村，所以他就很匆忙的洗了一個臉，東西也不吃就走了。

他像負了一個很重大的使命一般，全身的精力都傾注在兩條腿上，加

緊了脚步異常迅速地向前走去。

初秋的景色很美麗：天上的彩霞，奇幻得像一個仙景一般；殷紅的楓葉，和嫩綠的青草，織成一個美的鄉村。更有那池水澄碧得像鏡子一般，莊嚴的山峯，給朝霞一照，在顯出十分嫵媚的樣子。但這些，這些，祇能供有錢的人在空閒的時候去欣賞；勞苦的農民那有這種閒福，他們終日相伴祇有笨重的犁頭和黑色的土塊，他們並不是不知享福，實在沒有這種權能呀！

祥根在平日的生活就很困難，他當然不會注意到這些山野的景色了！他祇覺得近來的身體似乎比前健康了許多，他的筋肉顯得更有精力，早晨的風，吹拂到他的皮膚上，他感到十分的凉快。

李花村已經到了。他坐在一塊小石上休息，他發現自己的一件青布衫已經濕透了！汗珠從他廣闊於額上滴下來。

『啊，祥根，你來了！』後面走來一個穿着同樣骯髒的衣服的少年。他的面色很慘白，眼珠是深陷的，但他的表情很逼真，滿含着一種希望的情調。

『噴，來了，人多聚了嗎』

『多聚了，我們走吧！』

祥根隨了那少年一同走，轉了二個灣，便到了那所關帝廟。

關帝廟裏已經聚滿了許多黑魅的人，他們的裝束大多是農民的樣子，個個多顯出一種又悲又憤的表情。

『開會吧！開會吧！』羣衆的聲音喧嚷着。

祥根被推做主席，他一脚跳到一個半舊的木櫈上，羣衆立刻靜肅起來。

『兄弟們，我們再也忍耐不下了，今年，田裏一點收成也沒有，昨天

城裏又派人來說要收什麼捐，在毛七老爺家裏吃了一頓飯，鬼鬼祟祟商議了半天，光景我們就是把身子賣了也還滿不了他們的意……』

羣衆騷動起來。一片鬨鬨的聲音。

『我們現在要活不成了，與其被他們零零碎碎割來吃，倒不如鬨起來和他們拚了乾淨，這一般東西不死完，我們過不了快活的日子，兄弟們，我們該怎樣呢！』繼續地呼叫着。

『蘚根，打死這一般狗娘養的！』有人厲聲高叫着，羣衆顯見得憤激到極點。

『我們暴動吧，』一個少年在人叢裏揚起手來。

『如果大家同意的時候，我們今天晚上就動手』蘚根毅然望着大家。

『好！好！今天晚上動手』羣衆嘈雜的應着。會議的結果便這樣決定了。

二

眞是暴風雨的一夜！李花村上的人從未經驗過這樣的擾動！

羣衆在火光中狂吼着。

『我們沒有飯吃！我們要去搶奪那些榨取我們血汗的田主的米來！我們要去搶奪不事勞動的人們的米，我們自動手！我們自動手!!』

羣衆多沒有堅銳的武器，有的拿犂頭，有的拿鐵鉗，也有拿木棒，但多顯得很勇敢！

祥根在那樣的擾動中，開始了他的戰鬥！他全身像一個火球一般的滾熱，他的憤懣的情緒，恨不得拿他的敵人一口吞下。

他張着血紅的大口，筋肉更顯得緊張，他發現自己眞實的生命底存在

，和生的鬥爭的愉快。

當羣衆將每一個敵人的房屋烟燬毀時，接着就像山崩海裂的音響一般，像要拿他們受着的種種非人的生活的怨毒多歸結到他們的敵人身上。他們現在並不相信什麼神道和命運，支配他們命運的，就是他們當前的敵人。祇要打倒了他們底敵人，他們的命運也隨即就會變好了！他們也決不會再過到這樣的生活。他們在實際的鬬爭中，更堅決了他們底意志。

『喲！喲！王老七！王老七！王老七在這裏了！！』一個壯健的農夫手裏挾了一個約摸有四十多歲的人。農夫的血紅的眼珠像要冒出火來了！在他的眼珠中可以看出是受了敵人多少的欺侮和今天他能親自捉到欺侮他的敵人快樂的神情。

『啊，啊，王老七！王老七！』羣衆多聚了攏來爭看他們底敵人。

『我們拿他宰了吧！』羣衆走出一個比較年長的農夫來。

『不行，我受了他的欺侮實在太多！去年我欠了他三擔租米，他迫得我要命，准要送我縣裏去，後來幸而我的小的女孩子給了他做婢女……』

『是喲，前年我給他送到縣裏，打了三百屁……』

『嗄，我也吃了他的虧，我借了他五塊錢，隔了一年連利息要問我討九塊。』

……………………………

……………………………

王老七萬料不到會有今天這樣的事情，他在縣裏沒有一個人不認識，在本鄉算是一個霸王。他借了錢出去不怕人家不還，租米要用大斗量，他的仇寃太多了！今天給羣衆捉住了，大家恨得剝他的皮，吃他的肉。

大家又擾亂了一陣。

祥根走了出來，他手裏執着一枝手鎗，羣衆多對他凝視着。

『好，王老七實在罪大惡極，今天僥幸給我們捉到，我們必須要治他一個死罪，諸位的意思怎樣？』

『便宜他了！便宜他了！』

說完了，隨即走上幾個人，拿王老七猪也似的縛在一株樹上。砰的一聲，羣衆帶着悲憤而又歡樂的聲音狂呼着。

這一夜是勞動農民的世界！

三

早晨，軍隊開到李花村來約摸有一營的光景，目的是來勦匪和捉拿暴徒的。他們的神氣是異常的驕傲。

祥根就在這天的午飯時節給兵士在附近一個松林內捉住了！他起初想

和兵士們抵抗，因爲他有一枝手鎗。但當他在自己的袋裏摸出武器來的時候，已早先給兵士握住了他的手。祥根在那一刹那的神經的變化眞是快到極點，他想到自己如果被捕了去，是必然要被鎗斃的，忽然又在他的腦筋裏幻出一幅可怕的他被鎗斃時的慘狀來。但他隨即拿自己的思想凝集到現在需要極力的掙扎開去。

當他的武器給兵士奪了去，兩手給細的麻繩反縛了過去，他知道一切多已無用，在那一瞬間他感覺自己的生命已到了一個段落的時期，種種的幻想已像一個水花一般的散開去了！他並不怨恨什麽，他實在覺得這次的被捕或許是應該的，但這完全是可惡的環境造成了他的。

他給兵士們牽了走，他的神經實在有些麻木了！他感覺不出自己是痛苦抑是快樂，好像完全忘記了自己一般，機械地隨着兵士走去。

走到一個像衙門一般的地方，給兵士拖到一個審判的地方，他看見上

面坐着一個軍官模樣的人物。

『喝！你是那裏人，做什麽勾當的？』軍官用了一種慣常恐嚇犯人的口吻問他。

『他是一個暴徒身上帶有武器，在李花村捉到的！』兵士中有一個站起來說。

『哎！暴徒！是的，那要槍斃的！有同黨沒有？供來！！』

他給一種異乎尋常的感情支配着，使他不能開口，最使他恐懼的是不知同伴們怎樣的情形了？

『給我暫且押下吧！』軍官嚴厲的向他冷笑着。

四

現在薛根被推入一間冷而且暗的牢屋中，像有一塊石頭重壓着他的靈魂，使他的呼吸異常地緊促。

他的意識很糢糊，記不起這是一個什麼所在。他摸到靠窗的一條破席上坐着，心上約摸有這樣的念頭：

『現在是一切都完了!!』

他極力就想拿自己的思想凝聚攏來，但靈魂像受了重傷似的不安定，祇覺得『現在是一切都完了！』他的幻想的自由之花已經沈到黑暗的深底去，『現在是一切都完了!!』

他便這樣朦朧的睡着了去。

醒來，有一絲微弱的陽光透進窗裏來，他的下意識漸漸覺醒過來，他記得昨天的情形，他記得自己被捕時的情形，他更記得過去的一切的情形。

他記得自己被捕時和兵士苦鬪時的情形，他感覺自己是一個弱者，竟鬪不過那幾隻惡獸，他的憤恨的感情充到眼睛裏來，不覺滴下了一滴眼淚。

他是從來沒滴過眼淚的，他的性情很剛強，平常時和人家說，如果殺了他的頭，他也不會哭一聲的，但今天不知爲什麼緣故，竟使他滴下了一滴眼淚。

一幕幕的往事在他腦中翻騰着：

他想到現在家庭中生活的困難，一家四口全靠他一個人養活，自己又沒田，租了人家的田來種有時年分不好會收不到米，但是租米是依然要還的，所以弄得一家四口有時連粥多吃不飽。

想到這裏？情緒便完全給悲苦的生活支配着，他的腦門有些昏昏沉沉的樣子。他記得自己的妻子剛結婚的時候是一個很活潑美麗的少女。到了

他家之後，一天到晚的做活，美好的青春就斷送在這樣的惡劣環境底下。當她生下第二個孩子的時候，因爲營養不良，不到一月就斷乳了，那時候的孩子是整天整夜的哭……

再想下去他的思路便有些糢糊了！

忽然有一個劇烈的刺激映到他的腦中來，使他的心頭有些隱痛。這是因爲他想自己已經進了牢獄，不久便要被槍斃了！

『唉，我將要被槍斃了！那麽我的家庭怎樣呢？』

他在室裏往來的蹀躞着，計畫着。

有這樣神秘的暗示映到他腦裏來。

『這是不要緊的，許多同伴們决不會讓我的妻子餓死！暫且是祇能忍耐，期待將來的光榮的日子！』

他隱約的微笑着。想到『光榮的日子』五個大字的時候，他又興奮起來

，覺得剛剛許多幻滅的思想是不應該的。

那天夜裏的影像又回憶起來。

『那才是生活！』

『一切都已完了！』這是不應該有的念頭，他覺得。

他並不失望，現在的被捕入獄或至槍斃，反而能夠成全自己的使命，這種使命他是應該盡的。想到這裏，心上覺得很安定，自己像去了一件心事似的。

『死，』光榮的微笑着在向他招着手，他感覺得自己盡了使命是應當安息了！

五

和他這個牢獄結了三天的因緣，到第四天的早晨，他就被槍斃了！

當他臨刑的時候，面色很慘白，但在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很像滿足的樣子，同時，他的一幅光榮而微笑的臉，永遠映入羣衆的心目中。

現在李花村在表面上看來是很安穩，但在羣衆的心中，多燃燒得像火山一般的狂熱的感情，他們暫時沈默着，期待第二次，第三次……同樣光榮事件的發生！

他們努力促成這個期待快些實現起來，以致最後的成功。

活力

——他媽的！我這兩天只想殺人！

喝得有些醉眼陶然的H，忽的在亭子間中的破桌上使力的一拍，手朝左側方的低空一揮，帶着沉重而又激憤的口調哼了這一腔出來。

H在他們青年的革命黨員中，有個特別引人注意的綽號叫做『霸王！』一提起他這個『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英名，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知道是H同時也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開名而驚佩。不過他這個英名的博得，並不是因他是個個人主義最強的剛愎自用的英雄，都只緣他有過人的胆氣和幹就幹到底的精神，所以他的同志們都高興叫他這個雅號。自然這一半也是有些滑稽，一半却又含有深一層的敬意。

霸王這聲突來的咆哮，頓時把室內的空氣緊張了起來！

——我看你還是息怒點吧，別肝火太旺了！

像一個倒置的二等邊三角形臉的W，左手拿着一枝香煙口裏還在微咀一顆花生米，他坐在H的左邊，裂開兩片褪了紅色的枯澀的嘴唇，連譏帶勸的用右手來拍H的肩膊。

坐在H對面的A和斜倒在床上的M，都用驚異的目光，投射到他們正在挪扯的身手上

——你這傢伙，眞是陰謀家！眞是冷血動物！敵人殺了我們這麼多人，難道你竟絲毫無動於中嗎？我的陰謀家！我的陰謀家！

H一翻手擒着W的右肩，很不滿意於W適才冷漠的唔諳。他用力的在W的肩上亂抓，恨不得一把撕下一塊肉來洩他的憤。

——啊呀！……人死了是哭得轉來的嗎？我兄弟都犧牲了呀！坐下吧！坐下吧！坐下再慢慢的談。

W忍痛的用手一拂，將H招來坐下後，還得搓揉他被抓痛了的肩膊，他斜睨着H，心中像有些說不出來的憤憤。

——哈哈，霸王的豪氣又發作了！

A看見這麼滑稽的活劇開了場，笑得來把半杯殘酒都打倒了，棹而上好像黃河决了堤一般，花生米和牛肉的殘骸都被泛爛的洪濤淹沉，花生米輕薄的內衣和伴牛肉而來的纖弱的香菜葉，都如一葉葉的扁舟似的，隨波逐流的東漂西泊。

倒在床上的緘默的M也都微笑起來了，室中的空氣，又頓由激憤的緊張而轉爲滑稽的弛放，大家都沉酣在帶笑的微醉中。

眞正的革命黨人是沒有禮拜的，他們從起床到睡覺除了吃飯的時間而外，無時無刻不在工作的忙碌中。今日如是明日也如是，天天如是，年年

又何莫不如是，像今晚這樣安閒的暢飲，已經是他們生活中不容易的『縱慾破戒』的事了。因爲飲酒還是他們的革命紀律所不許的，嚴格的說來他們今晚的行爲，還有些犯法。

酒——不過幾兩白玫塊，餚——也不過幾包花生米和乾牛肉，這在富兒們眼中看來自然還不如他們的門房走卒隨吃隨喝時的豪奢，然而在窮貧奮鬬的革命青年却已經是不可多得的華筵了！

他們很高興的狂喝同時也很高興的狂嚼，無奈他們的酒量都不佳，每人喝了幾大口後，都有些醺醺然，臉兒紅紅的像都有幾分醉意了。

今晚的主人翁便是W，便是H所駡的陰謀家。若談起他的歷史來，倒也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

天生他一副面孔，不僅不十分端正方圓，好像造人的上帝還故意同他開玩笑似的，在他那三角形的尖面部上還要疏疏落落的同他點綴幾顆大而

又亮的星，——所謂麻子是也——所以你只要一看見他這副黃瘦的尊容，自然而然的，你的腦神經會毫不遲疑的給你一個精確的預報：這個人有些陰猾！

陰猾！一點也不錯，誠然是W的刻骨的批評。只不過所謂陰猾的意義，並不是畏首畏尾的利己主義的行爲，却是對付敵人時應有的陰險狡猾的手段。在W負責作工的地方，敵人的欺騙政策是走不通的，他只消含着一枝紙煙沉思半點鐘，敵人蒙的層層紗幕都要被他一一揭破，他很陰冷，好像什麼事都不能掀起他感情的熱流的沸騰，只能落在他理智的濾桶裏受淘汰。他在開會的時候或談時事的時候，他都不肯多發言，他只把那一枝賤價的香煙不停氣的拚命的吸，到問題確已經難解決了，他才提起他全副的精神，運用他水一般的機智，來分析觀察和推斷。他所分析的都很清。所觀察的都很確，而且他所推斷的也都很妥當和周密，同時他所決定的攻打

敵人的羣衆的戰略又沒有一回不陰險不毒辣。

所以，他的同志們，只消同他共謀過幾次事，就可以證明他們初會面時的預報，是十分的精確！

還有；——

他對他的同志們雖然不陰猾，但也不十分和平。他雖絕不用陰毒的手段來對付他們，他卻常常是用滑稽而又尖酸的評語來諷罵他們。從他口中吐出來的話在他的同志們看來都像毒汁澆在身上一般會令人又癢又痛。

卽如他們有一個女同志，在三年之內曾經嫁過四個人，好多人都想給他取一個綽號而又苦無適當的名辭。他便在暗中贈她『倒戈明星』四個很確切響亮的大字。從此人人相傳，肉電話便在驚賞的談笑中打遍他們的同志間去了。又如：他們有一位男同志，爲性的苦悶逼得着慌，曾經花了幾塊大洋去打了兩回野鷄，被他探知了，他便當着許多女同志面前大駡他道：

『你這傢伙！獸性亂發，簡直是吾黨中的張宗昌！』於是張宗昌這個美名，又由牠們的女同志嘻笑怒駡的嘲諷中傳遞入大衆的耳心裏。這位打野鷄的先生便跳在淸香澄澈的荷池中也難洗淨這滿身的汚漬。再如適才這位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霸王』也就是W特別贈他的雅號。還有許多『恰到好處』的又尖酸又刻薄又詼諧又嚴厲的關於W的趣話，眞是說不勝說！……

在百忙中W抽暇來當這次主人，自然他是想在所邀的好同志中，得些暢談的趣味。果然，他的意旨已經如願的達到了，微醉後的他們，竟把什麼都撇在腦後一般，在這一剎那間他們似忘去了他們所肩荷的東西的笨重，同時也像忘記了他們的政治環境的惡劣，他們確會把一切都忘了，痛痛快快的過了好一刻的時光可寶貴的好一刻的時光，——他們只覺有些醺然陶然而且還有些飄飄然。霸王的肝火熄滅了，陰謀家的思考也停斷了……什麼都沒有了，大家都在這一剎那的麻醉的沉默中盡量的尋求快感。

然而這樣的幸福畢竟不長，不一會他們便都恢復原狀了。

——喂，老H，聽說你要到W地去工作嗎？

A在一度微醉的沉默過後，愼重的擡起頭來放低了聲音向斜對了半邊身子在桌上的H發問。

——大概要去吧！就在不久。

H在沉默中被A這樣一驚，趕快把手縮了下來。端端正正的挺直着胸腰含笑的點頭隨答。

——W地是殺人的屠場呀！老D老C老B……都犧牲在那裏，你不怕嗎一點也不怕嗎？

A的話雖然急促但他的聲音還是很低細，他用手做了一個殺人的手勢眼角裏却又掛着幾痕笑容，笑睨着H像在同他開玩笑。

——怕死！哈哈笑話！笑話！

H的眼睛突的放射出驚人的火光，始而憤憤然的撅起嘴唇，繼而竟又輕蔑的發起笑來。他的身子掉來向着W了。

——你怎樣會怕死呀！你的腦袋不是鐵做成的嗎？

W看見機會來了，面部的痲了紳縮了幾下，提起低而又尖的聲音，冷諷了H兩句，便向床邊跑去了，因為他怕「霸王」又要逞他那九牛二虎的蠻力。

——哈哈哈！

連始終在沉默中不肯多言的M也都隨着衆人笑起來了。H只氣得踩脚，但又不好動武，怒氣悶在他的心頭把臉都氣青了。

——玩笑少開了吧，我們還是趁我們這不可多得的時間，再來尋點開心的事，好麼？老M！

A想把剛才的空氣緩和緩和，他的目光由H的身上到射到不多談話的

M身上，要想他也出來協助他的調解政策。

——難道我們剛才不是尋開心嗎？

畢竟W來得機巧，他一句話已經把悶在那裏的H的胸中憤鬱凝成的城廓打破了，H禁不住發起微笑來。

——我不是說你們剛才不是尋開心，我的意思是說要尋開心。我們四個一齊來，單是你們兩個開起心來有什麼趣味呀！

A的話不慌不忙，一若有什麼可笑的秘密，在他的胸中蘊藏着在。

——好呀！你又有什麼寶法玩給我們看？

——有什麼寶法就請快點做吧！

W似乎已經看透A的葫蘆裏裝的是什麼法術了，他不反對也不十二萬分贊成，他只依舊拚命的吸喞着紙煙，一搖頭一揮手的微微的表示幾分要做就請快點的意思。他已經運動他的身體歸還到原位來了。

H卻已經將他的注意力集中在A的臉上來了，炯炯的雙睛彷彿有什麼期待似的，連陰謀家的態度如何，他都不曾去留神。

M呢，他像有種說不出來的抑鬱似的，今晚上的精神特別不振奮。他一來哭喪着臉吃悶酒，他不狂笑，也不多說，有時只憤憤的痛罵幾句敵人的殘酷，就咽着一半不說了，一味的在沉默中鬱悶着。他的酒量並不佳，但他卻吃的不少，吃以了以後他並不高興糾纏，一個人離開食棹倒在床上去依還縈味他心中的苦悶。有時看他們做得好玩，雖也應酬式的笑說幾句，但到不了幾分鐘後，依然又不快起來了。剛才A的話確令他也有些驚奇，可總引不起他怎樣大的興趣，他不過將他的目光釘着他們，看看他們究又要玩什麼戲法。

——不行呀！M！你悶起幹什麼？有什麼大不了的心事都權且丟開吧，要去想他做什麼？咱們明天這個腦袋還在不在頸上還是個問題呀！又何

必想那麼多！起來吧！M！快快快！

M的苦悶是他們三個人都曉得的，不過他們都不願說，因爲一說起不惟不能解他的苦悶，反而要越使他苦悶得利害，所以長於交際的A，只在說時中含混的勸慰他幾句給他一些暗示也就够了。

自來踏實努力的M，又怕他們責他太無聊太重個人的感情了，也只好掛着幾痕苦笑立起身來湊湊趣。

——得了得了！大家都團坐攏來了。聽我說你們都別要響尤其是，喂！陰謀家！你不許說一句話你如硬要多嘴，那末對不住，我們就要請霸王來降服你呀！喂！聽清楚沒有？陰謀家！

——我不破壞你就得了呀！你儘管獻你的法寶吧！

——你敢破壞！聽我說，同志們，我們不消說都是最澈底的無神論者，但今晚上我們爲要湊趣，要開心，我們不妨來迷信一次。同志們！在這

白色恐怖瀰漫全國的時候我們的生命早已沒有保障的了！不消說我們每人都有必死的決心。流血犧牲在我們看來並不是意外的事，不過我們四個人誰死在誰先呀？這却沒有人能答覆了。現在我已經想了一個辦法，我已搓好了四個紙團，請你們隨意選揀一個，剩下那個算我的。這樣便把這個問題用迷信的方式來解答了，這不是一個最開心最好玩的事嗎？

——好的！好的！就幹！就幹！

大家的興味都被他提起了，一齊喧嚷了起來，而M特別喧嚷得利害，自來就冷淡的陰謀家，也都破例的被他這迷信的宣傳所蠱惑了，歡天喜地的興趣也不弱。

選揀的結果，握廟刀的是W，末尾的一個却又是H，第二就是A，於是大家都捧腹狂笑起來，大有帝王時代看了及第榜文時的光景，都深喜得了不得。

——想不到你竟會末尾才死呀！

W的話寓了很深的諷意。

——我也想不到你竟會捱頭刀呀！

H的答話也含有二分冷嘲，

——難道你還眼紅嗎？

——有一點不多！

——算了吧！算了吧！今晚上已經浪漫得差不多了！明天的事還多得很呀！走吧！走吧H！M！

A立起身來一面催着H和M，一面拖起脚就想走。

——眞的呀！我們恐怕有半年多沒有這麼樣的浪漫過了。以後有機會再來吧！

W的話說完後。他們三人已經跑下樓去了，W輕輕的將後門打開，一

把將M的手緊緊的握着，很誠懇很低微的在他的耳邊說道：「我想，她在獄中大半沒有什麽生命危險吧，你還是放寬心些的好！」M很感激的點了點頭一言不發的向着明月滿地的衙口跑去了。

胖子德江

胖子德江這傢伙才有趣呢。他一提起五月一日這日子，便特別地憤恨。

他是同我一樣在修銅間的。修銅間的大火爐，你看多麼大？一加進煤炭，乖乖，火舌便有幾尺高！在冬天，那舒服極了，眞寫意！外邊在下雪從玻璃窗望出去，工友們凍得耳朵要爛，悉索地在跑；我們呢，在裏邊必脫下上衣才行。胖子德江特別怕冷，上工的時候，他對於火爐簡直就是他的老祖宗：那他喜歡極了！現在不是天氣漸漸熱了嗎？在火爐邊簡直受不住！但有什麼辦法呢？吃了這碗飯，你不做工你便沒得飯吃！我們還勉強可以拿起鐵鎚子來打，胖子德江一進房間，便是通身汗，而且喘起大氣來，眞可憐！但是，有什麼辦法，豈不是還要做工？×你媽的，工人眞是牛馬不

如，我看胖子德江那樣地流着大汗，喘着大氣，一面在打銅一面在揩汗，——這麽一手便如掏一把水一樣，喘起大氣來，那聲音就如打傷的狗在休息的喘聲一樣，眞是死還快樂！他打了一下，身體便支持不住了，我們常常替他做，他喘着大氣在說感謝。他不說還好，他一說，我聽了越更難受！×你媽的，資本家在享樂，都是人，我們工人卻在受罪！

工頭一看見胖子德江，便搖頭駡着說，『你這樣子胖，工飯是吃不常的了，』我一聽，無名火昇高十丈！資本家不是個個都是胖子嗎？資本家吃得胖胖的在享樂，胖子德江的身體父母生成的，他卻連工飯都要吃不常，這是什麽道理？這顯然地我們工人和資本家站在兩個不同的世界，有了階級的分別，社會上的罪惡便多着了！我恨那資本家的走狗的工頭，我更恨那有階級的社會！我常常替胖子德江抱不平，有時等那工頭駡了他出去之後，我便捏着拳頭向那工頭的背影在駡；但是胖子德江卻輪着兩隻大眼

睛儘管着我，好像十分吃驚似地。停一停，那工頭走遠了，他輕輕對我說，

——你這不識死活的小傢伙！

只這一句，便沒有下文了。我再追問一句，

——怎麼？

他抬頭望了我一下，兩隻眼睛輪得更大，一種驚愕的神情，表現着他對我有些懷疑有些害怕。我也就不再追問了。但在我的心裏總存着這個觀念，爲什麼他這樣怕工頭呢？有一次我這樣的問他，

——喂，大胖子！你怕工頭嗎？

——我怕他？一鎚便可以打死他！我是怕再弄不到工做了！他說着好像十分傷心的樣子。

——這裏沒工作，便到別的地方去，怕他幹嗎？我再追問着。

——唉喲喲，小傢伙！這樣容易！他答着又沒有下文了。任我怎樣地追問他，他總沒有下文。這顯然地他是找工做找够受了！他引起我的注意，也就在這一點。我心裏時時刻刻都在追問着他以前的歷史，但很難，任你想盡方法去引他說，他偏不說，只是搖頭嘆氣；有時微笑着說，

——小朋友，問這有什麼用處呢？他不說，我更急！

這一天，放工的時候，在路上逢着一位工友，他同我打招呼，我便想起他是常常和胖子德江在一起走路的，我便想要從這一位工友去打聽胖子德江以前的歷史。我和他一起走，送他一根香烟吃，我很自然的說，

——你常常和胖子德江一起走路，你知道他以前幹什麼的嗎？這人很奇怪，他老是不說！

——哦哦，胖子德江嗎？知道……（他十分自信地半驕傲的說，）他以

前是電車站上賣票的，揩油大王呢！一天要賺幾吊錢！你看他吃得胖胖的，還不是那時有錢，每天都是魚，肉，酒，又寫意又舒服養得來的？後來被洋人開除，他才到我們工廠裏頭來。

——爲什麼被洋人開除了呢？我追問着。

——就是因爲他太胖了。

——胖子便不能在電車上賣票嗎？

——詳細的，我不大知道。

這時走到十字街頭，那位工友辭別分手回去了，我待要追問一些關於胖子德江的事情，他已經說聲：『一下子會，』走了。

明天，我到廠裏上工的時候，這回我有把握了，我笑着向胖子德江說。

——喂，大胖子！你以前在電車上賣票，爲什麼被洋人開除？

他好像十分驚愕似地，停了鐵鎚望着我說，

——你怎麽知道？

——你的朋友告訴我的。

——唉！不說了，不說了！這事情一提起，怪傷心的！

——我已經知道了，你還不說嗎？

——那是去年五月一日的事，（他嘆氣着說，）那天，肏你媽的，客人特別多，一個三等箱子裏頭擠滿了，坐位不够，連吊皮帶都不够，有的就這樣的你靠我我靠你的站着。我是只好在月台上面。但那月台上也擠滿了人！那開車的眞混蛋，我叫他：够了，够了，門不要開了，他還是一個一個地任他們擠上了來！但我賣票的本領，哼，誰都配不上，任他多少人，個個都買票。我這，是不怕那王八蛋查票的。不料這時上來一個查票的洋人，他不怨自己沒本領查票，反而遷怒到我這個賣票的！說人多？我能够

賣票，你就不能够查票嗎？他咭哩咕嚕地駡着我，我當時不懂他說的什麽鬼話，但是他把日記簿記上了一很鬼字，知道這是有點不妙，但也不覺得怎樣。等他下車去了，旁邊一個穿西裝的學生模樣對我說，他開除你了，我吃了一驚，問他，那洋人說的什麽話，他說，那洋人說，

這樣胖！一定開除！

我當時當那洋人不過是一個查票的吧了，他有什麽權力開除我，笑着不理他。啊！車回廠以後，那天晚上工頭來對我說，眞的開除了！開除的理由就是說我太胖！那洋人是公司的辦事人！唉！你看有道理沒有道理？胖子便不能够做工，天下的胖子多得很呢！你看氣人不氣人？從此以後，我便失業。東找西找，都找不到工做！後來才由朋友介紹——就是那位常常和我一起的——介紹到這裏來！……這是傷心事，不要提了，不要提

胖子德江說着，兩隻眼睛就如冒出了火，好像那洋人是曾經殺死他的爹娘的仇人一樣。他停了一下又說，

——這五月一日的日子，我特別地記恨！不是那天被那洋人開除，我還在這火爐邊受罪嗎？

以後，胖子一提起五月一日這日子，他便特別地憤恨。

有一次，我對他說，

——五月一日是勞動節，全世界的工人都在紀念它，是我們工人的日子呢。大胖子！這日子是你的雙料的紀念日。那你對資本家應該特別地恨死了吧？

——我？我要吃資本家的肉！我們工人在受罪，完全是他們恩賜的，這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他說着手裏還拿着鐵鎚在打銅片，好像那銅片就是資本家一樣，就這樣用了猛力打下去。

——你現在替仇人做工呢！我說。

——總有一天，總有一天他們要替我們做！他說。

——他們會做工嗎？

——不會做工也要他們做。

——那是你要報仇了！

——不報仇？無用的傢伙！

胖子德江眞是恨資本家恨入骨髓了。我從前不了解他，懷疑他無用，現在我完全相信他，敬愛他了。

路上

一九二六，六，廿九日。

我們今天從N地出發了。我的心興奮得近於刺痛！

我們這一隊軍隊，在我們這有了四千餘年歷史的古國裏算是第一次出現的。我們這二三十個女兵，也算是第一次在軍隊中出現的。這樣，眞個令我感到滿足和慚愧了。

聽到像哭着，像怒號着的喇叭聲，聽到像叱咤着，像叫罵着的銅鼓聲，我全身的血都沸着了，都沸着了！

看見許多大旗，在風前招展着，就好像在訴說全世界被壓迫的人們都起來爭自由一樣。呵！美麗喲！

今天，幾萬人中，我想密司吳，算是頂高興的了。她的手腕太短，舉

起槍來，全身都在搖動着。但她是多麼快樂啊，她眼睛裏分明燃着一種慷慨赴難的勇氣。她握着我的手不住地在跳着，我覺得她眞是可愛極了！

『妹妹！你瘋了嗎？』我含笑撫着她的柔髮。

『多麼快樂啊！你看！我的槍刀在閃着光呢！呵！呵！呵！』她大笑起來。

『大姊姊！』密司黃鎭定的說，臉上溢着微笑。

我和着她一道笑着，心裏快樂極了。

密司黃比較密司吳高了一些，性情很好。把她們兩人比較起來，密司吳活潑，密司黃溫柔，她們都比我小了一歲，因此她們都叫我做大姊姊。雖然是離鄉別井的我，但有了這兩個可愛的小妹妹，便完全不曾覺得寂寞了！

我們在路上不斷地唱着歌。唱着那條『英他拿遜南兒』的歌。眞正和

學校裏面春日旅行一樣的快樂，不過雄壯得多了。

我們這一天跑了約莫六十里路的光景，疲倦得要命，但心裏仍然覺得快樂得很。

晚上我們二三十個都在一處睡覺。在營幕裏面，望出去，遍天儘是星光。

一九二六，七，三日。

天天都有子彈從頭髮上穿過。

我們二三十個女兵在當着救傷隊。我的槍雖然帶在身上，可是還未嘗用過，覺得有點氣憤啊。

天氣熱得很，每人都穿上一套厚軍服，確有點熬不住了！

我們同伴有一個太胖的，走不動，她哭起來了。眞討厭，爲什麼要哭

呢，不能耐苦、這是小資產階級的薄弱的根性啊。

她的名字叫楚蘭，她一向跟着人家革命，都不過鬧着玩玩。她愛出風頭，愛鬧戀愛。她和一位大人物很要好，那大人物弄了一隻馬來給她騎着。怪難看地，他扶着她坐在馬身上。一不隄防，她便從馬身上跌倒下來了。我和我的二位小妹妹，和我們隊伍裏的人物，都在拍掌大笑。

『他們這樣不能够耐苦，他們不配幹革命！』我們暗地裏這樣說。

我們明白了我們的使命，我們永遠要表示出我們的勇敢，直至最後的一個呼吸。

傍晚，斜陽像血般的映着大旗，有幾隻戰馬在悲嘶着。這兒有許多山，正躺在黃色的日光下做夢。（不！在槍聲礮影之下，這些山一定不能够再安穩地做夢了。）

歌聲依舊未嘗離開我們的嘴唇，微笑依舊在我們的臉上跳躍。

槍聲比一切的聲音都要偉大，我現在這樣覺得。在「拍嗶，砰磞」的聲中，我的心頭格外舒適。我相信我們的出路要由這樣的槍聲才衝得出來哩。

一九二六，七，八日。

我們到了W縣了。今天我們加倍的快樂，我們把敵人全部地擊退了。勝利的旗幟在各機關，各團體之前飛揚着。

楚蘭也眉飛色舞了，她跟着那位大人物到各處去演講。碰到我們的時候，她便瞇着眼笑着。要在平時我會覺得這種笑是可愛的，但在楚蘭她簡直是不配笑的。

我們那晒得很黑了，但我們卻更顯得強健。密司黃，密司吳，和我，和我們的隊伍，都一樣地很強健。

我們的大隊却損失不小，這眞値得悲傷！他們——這些死者——都是這新時代的前軀，他們都站在全人類之前——那把反動的人們，我們暫時不承認他是人類——在爲全人類創造光明。他們的死。是全人類的莫大的損失。値得悼惜啊，他們！値得崇拜啊，他們！

W縣是個山縣，建築很古舊，還沒有開闢馬路哩。我們的大隊和這兒的羣衆在街上跑着時，都覺得太狹隘了。

晚上，電燈亮了，滿城充塞了歌聲和勝利的口號。

我們希望不久便可以到C城去，把C城全部佔據起來。

整晚我沒有睡覺。我感到一種生平未嘗有過的愉快。用我們自己的刺刀刺開來的出路，和平常的路有點兩樣。用自己的力量創造出來的光明，和平常的光明有點兩樣。我第一次感到這樣有代價的愉快啊！

一九二六，七，十五日。

今晚，我們預備在山上過夜。

山上面掛着一輪月亮。不是白色的月亮而是血色的月亮！我們愛這樣的月亮。槍聲不嘗完全停息着。拖了一條影在月色裏倒下去的便是死去了的。照詩人的解釋，這樣的死一定是值得說是很美麗的呀！

我們照常地在開着會。而且比平時開得更加有精彩。

坐在三幾株松樹之下，一片岩石之上，晚風在扇着，我們覺得很是舒適，忘記着身在戰場了。主席是救傷隊的隊長。他是個很有趣的人物，他說話的口音很不正，但我們都可以聽出他是在講什麼。他的身材很矮小，戴着近視眼鏡。他是個很負責任，很能够工作的同志。

政治報告之後，繼着工作報告，再後是整個工作的批評。結論是我們應該更英勇些。傷兵需要我們的救護，正如有病的小孩需要母親的愛撫一

樣哩。

在這樣嚴靜的夜中，從遠處的營幕裏時不時傳來三幾聲軍號。那聲音裏，喚起了我們的悲壯的情緒。一般人們說，女人們喜歡流淚，至少，在我自己便覺得這話有些不對，我們那裏喜歡流淚，我們喜歡喋血哩！

一九二六，七，二十日。

我們跑了一千多里路了，一千多里路了。我們雖然天天打勝仗，可是我們天天窘起來了。

在烈日下，在風雨中，在飢餓和缺乏睡眠的狀況裏面，我們一天一天的把我們的意志鍊得鐵一般堅強起來了。像初出發的時候一樣，我們依舊不斷的唱着歌。

一部份意志不堅強的小資產階級份子漸漸地失望起來了。像楚蘭一樣

在鳴不平的人一天一天的多起來了。他們說：

『太苦了！太苦了！太苦了！』

眞糟糕！他們原來抱着享樂的心裏到來參加革命哩！

那些兵士眞可愛！（當然有很小很小的部份是不行的。）他們只曉着衝鋒，不曉得退縮是怎麽一回事！衝鋒！衝鋒！要有子彈的時侯，他們便想衝鋒！幹便幹，不會畏首畏尾，像他們才算是有了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意識呢！

各地的農民，不斷地給我們以帮助。在他們的粗糙的手裏，握着歡迎旗；在他們的嘶破的喉嚨中，唱着革命歌。他們都知道他們的時代已經在他們的面前了！

城市間的人們，也給以我們很大的帮助。他們都在希望我們快一點帮助他們去，他們都被厭逼得太厲害，想換一口氣呢！

到了G縣了。我們的隊伍即刻被人民歡迎着。

我們轉戰千里的結果，犧牲太大了。我們現時的人數和出發時的人數比較起來，減少了三分之一了，但我們决不退縮，我們都明白，我們的死者，是我們到成功之路去的橋樑。

每天，每天耳邊都聽到子彈的聲音，但我們這救傷隊死的却是很少。這眞奇怪，難道不怕死的結果，連子彈都害怕我們麽？

在一場混戰中，我們這隊女兵居然有了打仗的機會了。我和密司吳。密司黃都沒有死：我們的子彈却的確地穿進了幾個敵人的胸膛裏去了。我們幾個人今天爲了這件事簡直歡喜得忘記吃飯。

『小妹妹，你的短短的手腕居然亦能够開槍？呵！呵！』

『爲什麽不能够！我的槍術比你還好哩！』

『二妹妹呢！你今天的成績怎樣？』

『也不很壞！嘻！嘻！』

我們談說着，充滿着一種有目的的快慰。

楚蘭和那位大人物，似乎愈加親密起來了。浪漫得怕人，在這樣危逼的狀況下，他們還在鬧戀愛哩！他們愛安閒，愛享福。楚蘭居然由小姐式變成少奶式了，她一路不是坐轎便是騎馬，沒有好東西便不吃，沒有好衣衫便不穿。有些時，她甚至調脂弄粉起來呢！唉！放棄着偉大的工作不做，她只願做一個玩物！

由這場戰爭裏面，我深深地感覺到小資產階級在這偉大的時代之前一定不能夠幹出一點重要的工作出來，除非他們已是獲得普羅列搭利亞的意識。

一九二六，七，廿八日。

我們佔據了T縣和S埠了。T縣和S埠都是C省重要的地方，這使我們多麼興奮啊！

T縣的山水很秀雅，縣城裏面已築有馬路了。

勝利的歌聲在農村間傳播着，土豪，劣紳，和一切反動派都照例先行逃避了。

經過了一個多月的苦戰，我們的戰旗被血染汚了，我們的戰馬漸漸羸瘦了。我們的戰士漸漸疲倦了。但，我們仍然不退縮，我們時時刻刻地在預備着作戰而死。

我們這隊女兵，在一般的人們眼裡成爲一種神祕。他們都說，我們的人數是多到了不得的，而這次得到T縣，完全是女兵的力量。哼！他們實在是在做夢哩。

今天下午，我和兩位小妹妹一道到茶樓喝茶去。我們坐下去之後，便

有幾個妓女來坐在我們面前，兜攬着我們唱着小調。她們向我們獻媚。呈獻出許多淫蕩猥褻之態來。這眞難爲情了，她們見我們穿着軍裝，都誤會我們是男人呢。

『不，我們不高興聽你們小調！』我們說。

『先生！聽一聽啦！我們的喉嚨並不壞呵！』她們說。

『不，沒有意思哩！』

『先生！好啦！……』她們一個個地走來坐在我們身上。眼睛儘向我們瞟着。

『別開心，我們都和你們一樣是女人哩！』

『眞的嗎？眞的嗎？哎喲喲！咦！』

許多閒人老來圍着我們觀看，她們臉上都羞紅了，我們也是老大的覺得不好意思。我們馬上跑了。

我們眞個像男人一樣嗎？這眞有趣極了！

一九二六，八，五日。

睜開眼睛來，發覺得自己睡在紅十字會的病榻上。這種景象，簡直令我嚇昏了。爲什麽，爲什麽我會睡在這病榻上呢？

因爲被包圍的緣故，我們的大隊和敵人衝鋒到二十次以上，但結果是失敗了，失敗了，我們的戰士差不多都飲彈而沒；我們的發亮的槍都被敵人貪婪地拿去了。我們的大旗被撕裂了，我們的戰馬被他們宰了，以爲犒賞軍士之用。這些事都是一二天以前的事吧，我實在是朦朧地記不清楚了。

當敵軍入城的時候，我才跟着大隊一道出走。被敵人趕上的時候，我從城牆上跳到城下去。我以爲一切都完了，誰知我却被他們抬到紅十字會

裏面來就醫。

我當然是曾經發昏過，但已經發昏了幾天，我實在不能夠知道。

我開始感覺到全身疼痛，我的四肢和頭部都跌傷了。

是正午時候，窗外日光黃澄澄地照着，隱隱約約間有幾葉芭蕉的大葉在風裏招展着。蟬聲怪譟雜的在叫着，天氣還熱呢。

我躺在這樣凄冷的病室裏面，整個地被浸入孤獨的毒漿裏。我想起我們的戰士，想起我們的大旗，想起我們的口號，想起我的兩個小妹妹。我覺得我躺在另一個世界裏面了，這世界對於我整個地變成一種嘲弄。於是，我想起我的槍來，然而那已經老早被他們拿去了。啊！他們把我的槍拿去，簡直比較把我的生命拿去，還要令我難過。

有了一二個白衣白裙的看護婦時不時到來看我，她們似乎很憐憫我一樣。我對她們有一些感激的意思，同時也有些看不起她們。她們的思想太

糊塗，她們用一種憐憫的心情來看待我，簡直是錯誤了。我們所需要的諒解與同情，（當然這些也不是我們所需要的重要部份。）我們是絕對不需要人家的憐憫的。

夜裏頭，我的傷口愈加疼痛起來，在慘白色的燈光之下，我想起我的死去了的父親和母親，我幾乎下眼淚來。但我終於把牠忍住。

一九二六，八，六日。

我眞不知道怎樣說出我的快慰，今天密司吳，和密司黃都被送到這醫院來，和我住在一處了。她們本來沒有病，也沒有傷；因爲沒有地方歸宿，終於被他們送到這醫院裏來了。

我和我的兩位小妹妹見了面便緊緊地抱在一處，這回却禁不住哭起來了。

『怎樣幹？』

『且任他幾天再說，我們都太疲倦了，躺一躺不要緊吧！啊！啊！啊！』

『依舊是頑皮！』

說了一回之後，我們依舊唱歌起來了。

我們像初出發的時候一樣快樂，我們照舊在笑着。

女孩

女孩今年九歲了。

她生得很玲瓏，很活潑；可以說是個美麗的小女孩哩。可是，她所過的生活，卻永遠不能算是幸福的。陰黯，愁慘，憔悴，每天要做許多苦工，而且又要捱打。她的小生命像一條剛出地面的嫩芽，天天要受磨損，受摧殘，於是在牠並未開花，發葉之前，便漸漸地枯萎下去了。

她沒有父母，一切和牠親近的人們都沒有。她在四歲的時候，便被人家拐賣了。我的二房東，——一個年少的主婦——把她買來，一直把她養活到現在，就讓她做一個婢女。

我的二房東是個肉感的，賣弄風騷的少婦。眉畫得很濃，嘴唇本來是黑的，但却把胭脂塗得朱紅。他日常除了到街上搖搖擺擺以外，也喜歡看

看書，但所看的，都是肉蒲團，金瓶梅這一類。

梧桐葉初綠的時候，我從Y里搬進她的家裏去。她的家距離F公園很近，站在樓闌上眺望，便可以望見F公園的葱蘢蓊鬱的花木了。記不清楚從那一天起，我和那女孩開始招呼起來了。

那天我剛從街上跑了一趟回來，在樓梯上迎面見她拿着一桶水，一步一停地想從二樓拿下去。那隻桶的體積比她的身體還要大了一些，我不覺被嚇呆了。

『小孩子，我替你拿下去吧！』我不管她願意不願意，替她把那桶水拿下樓去。登時她現出很驚慌的樣子，老是回頭窺望，像怕被她的少奶奶看見。她的營養不良的小面孔上嚇得變成蒼白了。

『少奶看見，要打我哩！……』她低聲說，聲音好像弱病的小貓一樣。

從那一回以後，我便天天和她打起招呼來了。的確地她生得很美麗，兩隻小眼睛燃燒着稺氣而有活力的光。牠們好像站在全人類之前訴說牠們的生機活潑。好像在訴說牠們的小主人是有生存下去的權利的。這就是說，那生命的嫩芽，想要開花，想要發葉。但是，現實的生活就和大石一般的壓在這小生命身上，因此，她一天一天的憔悴下去了。

每天晚上，她獨自一個人睡在一塊特別高的，漆黑的，被隔絕的樓板上面。她朦朧的而又清晰的，悲傷的而又帶着反抗性的在她的特殊的小世界裏而納悶。有時，在她的罩着淚光的小眼睛裏，現出一個好心腸的，臉孔和善的中年婦人來，那中年婦人用着她的手去撫着她的頭髮，把她抱在懷裏，親熱地吻着她的前額，在她的耳邊唱着睡歌。

『媽媽！媽媽！……』她用着微弱的聲音低喚着，可是她終於驚醒了，終於發覺她獨自個人睡在漆黑的，無人看管的樓板上面了。於是，她

便抱着頭抽咽起來了。

樓板距離天花板不過三尺來高，闊却有一丈見方，從六歲那年起便被安放在那裏睡覺，一直到現在已經睡足三個年頭了。

每天早起，都是被肉感的，頭髮散亂的，穿着襯衣的主婦把她一把拖起身來——以後，便是滌痰壺，揩樓板，泡開水，洗衣服，打水，燒飯。小頭腦弄得發昏了，工作做得不好了，於是便要捱打了。每天，每天都要捱打，所以捱打也是她每天工作的課程表裏面的一件。

可是，她仍然一天一天的活下去。很活潑，很美麗，臉上有時也掛着笑，很聰明，而且很淘氣，背着她的少奶奶，每天撞見我便要和我開頑笑。扮小鬼臉，把小手指向臉上劃着看人；再惡作劇時，甚至於向着我而上吐口水。

我用着一種父女似地感情對待她，專要和她頑，吃她的虧。自然這不

是一種積極幫助她的辦法，但消極的，我每天給她一回開心的笑。我自己亦因爲她笑，便笑將起來了。

她每餐吃的都是殘羹，冷飯，而且時常吃得不大飽。每逢我在吃燒餅的時候，她時常站在我的門口出神的看。我總是偷偷地把食物的一部份，塞進她的衣袋裏去。照例地，她把頭搖了幾下，表示不接受，往後，她便把她的餓眼四邊張望，悄悄地把食物塞進她的口裏去了。

她在吞食物的神情，又是驚慌，又是滿足，小眼睛望着我燃着感激的微笑。

有時，她把眼睛望着我，用手指屈成一個圓圈，另外一個小手指抹着這個圓圈，拿到口裏去。我卽刻明白了她的意思了。便偷偷地遞給她幾個銅板。她敏捷地把牠們收起，藏在自己的衣袋裏。

我和她的感情一天一天的深厚起來了。每天，抽閒的十分鐘，十分鐘我便和她裝鬼臉玩玩。總得盡情地歡笑了一會之後，我們才各做着各的工作去。

有一天當她的少奶奶到街上去了，她便走到我的房裏面來。照例地開了一回頑笑，我開始用一種同情的，懇摯的態度和她談起話來了。

『小孩子，你叫什麼名字？』

『梅麗。』

『幾多歲了？』

『九歲。』

『你的家在那裏呢？』

『在很遠的地方。』

『父母呢？』

『死了！』

『少奶奶痛你嗎？』

『……………』她的小眼睛四面張望着，不敢開聲。過了一會，她才鼓起勇氣顫聲說：『不！……………』

她流淚了，我把她抱在懷裏，用我的粗糙的手撫着她的頭髮。她挽着我的鬍子呆呆地直視着我的臉孔。

『你是什麽人？』她問。

『你猜猜吧！』

『做生意的？』

『讀書的？』

『不是！』

『不是！』

『做苦力的？』

『不是！』

她立起身來，用着她的小手摶緊着拳頭在我的肩上亂搥。她有點氣悶說：

『什麼都不是，你是個鬼吧！……………』

『我不是一個鬼，你再猜吧！……………』我依舊抱着她，用一種差不多近於母性的溫柔去撫慰着她。

『你是個馬桶的？』

『不是！』

『你是個賣報紙的？』

『不是！』

『你是個小偷？』

『不是！』

『我不猜了！你是一個人…………』她很得意的笑着。

『不！我是一個暴徒！』我故意把頭髮亂披在我面上，眼睛張得很大的嚇着她。

『暴徒？什麼叫做暴徒呢？』她的小眼睛裏滿着疑慮的表情。

『暴徒是一種怪物，牠會吃人的！…………』我把眼睛張得愈大，把面上的表情裝得像戲檯上的大花臉一樣。

『嘻！嘻！…………』她笑起來了，牠把我的鬍子挽得更加出力了。『你是個暴徒嗎？暴徒比較少奶奶有趣得多了；我可以做暴徒嗎？』

『可以的！你可以做一個小暴徒呢！…………』我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了。

我覺得她可愛極了，把她緊緊的抱在我的懷裏，在她的額上吻了一下

。於是，進一步我向他解釋着暴徒的意義。我用了許多淺顯的字句和易於解的說話向她說了一回。她登時讚成我的主張了。

『暴徒是專門要爲你們這一輩子的小孩出氣，把像你的少奶奶一般的婦人都打倒的！……』我向着她這樣說。

『做個小暴徒去！但是我打不過我的少奶奶哩！……』她的小眼睛裏又是溢着憂愁的神氣了。

『不！大暴徒是可以幫助小暴徒的！……』我向她解釋着。

不久以後，我又搬家了。

當我的行李搬到弄口時，梅麗走到我的身邊來，把眼睛出死力的釘住我。這回，她不扮小鬼臉了，她用着哭聲說：

『你要到那裏去！……』

我用手向前指着。

『到前面去！』我說。

這樣，我便和她揖別了。

朋友的老婆

買了兩三部圍棋譜回來，我如羲皇上人般地躺在牀上研究這幾乎快要失傳了的上等遊戲。忽然樓下，一向夜裏便十分安靜的樓下，有着強烈的敲門聲，這樣夜深，誰來敲門呢？莫不是土匪罷？然而一轉念間又覺得這想法未免滑稽：土匪？敲我的門？這一生大概夢想不到了：這過着的是理想世界，是斷乎不會有土匪的世界！

『娘姨！娘姨！快起來開門！』我自己懶得起牀卻叫娘姨了。

『誰呀！誰呀！』娘姨不放心的問。

『你去開門，你管他誰呢！』我是確有把握。

『金先生……我不敢開門！』娘姨從玻璃窗上覷見外面的黑影有些不尋常，終於遲疑了，的確外面的打門聲是粗暴得令我也到底怕了的。我想，

雖然自己窮，而被土匪誤會了的事，常常是有的。我於是親身起牀了，我站在窗口申明自己的地位說：

『我們這裏是二十三號，姓金……

——正是找金先生。

——你是誰？

——安主任家的當差。

——有甚麼事！

——主任打發我給金先生送東西來，還有一封要緊信呢！

——娘姨，娘姨，你快開門罷。』

娘姨把門開了。所謂東西是一張報紙包了的，一封信上有軍用的緊急符號，三個十字。

『請金先生給一張收條，』那來人說。

『你說我甚麼都收到了，用不着寫收條。』我真懶於寫幾個字。

『不行，主任說這是要緊事：

——要寫回信罷，那還得等我看完了信再能寫！』我打量了那封緊急信一眼，差不多要二十分鐘恐怕還看不完。

『不要回信，說明只要收條。』用人頭腦非常清楚。我只得草草寫了一張收條，我把信和東西拿着仍然上樓了。

我把報紙打開一看：是一對最美麗的繡枕頭套。這樣的枕頭套，斷乎不是市面上買得出來的，一定是出於他妻子的手工，因爲我知道他妻子是很聰明的。

然而他何以要送我這東西呢？我便急於看信：看拉，一封最有情趣的信：

滿成，這樣夜深了，還叫人給你送東西來，攪你的清醒，對不起得很，而且最對不起的，還不在攪你的清醒，而在這東西並不是送你的，是要叫你負責保存的。

這一對枕頭套，你要保存不好，我便要定你的大罪！……

看到這裏我眞又笑又生氣了；原來我剛纔是一場空歡喜：替人毫無報酬地保存東西，而且還要當心，還要受罰，這是那裏的話！且往下看去：……因爲這是我一個最好的女朋友送我的；她是誰？只要我略略地介紹幾句，你便知道了：她是我的朋友的妹妹，在北京時，要我給她講文字學的那一位……

不誤。我果然想起來了，可不是麼？正是何女士，一個天眞活潑十分可愛的女子。生平最喜歡淡藍色，穿着淡藍色的衣服，也眞異常相稱，有人還叫她作『藍姑娘』大家都相傳她愛她的文字學教員安先生，但後來她卻自由地同韓潮定了婚，這相傳纔算完了。

去年她同她未婚夫韓先生結婚了，一向住在上海；在南京時她雖然給我來了兩三封信，但我卻信了她的住址，所以來上海後也沒有去拜訪過她。前幾天忽然在馬路上遇見了，說起來她非常想見我，她說：『自從我住在上海後，天天想見安先生；但聽見安先生作了主任，常常在南京，上海沒有一定的地方，所以見不着……我給安先生寫過兩封信到南京去，收到了麼？』——『收到了的。』——『爲甚麼不回信呢？一做了官就擺架子：』——『不是這樣說，覺到你是有幸福的人，覺到

我自己過着的是無聊的生活，也就不想寫信了。』——『閒話少說安先生，你如果還瞧得起你的舊學生，星期日，晚上，到我家吃飯。沒有第二句話說！』——『好，一定到……』——『住址大概已經忘了罷？馬郎路豐瑞里一百零五號。這一次可要記清楚！』——『沒有忘，忘是斷乎不會的。』我大膽地說了假話後，死死地記着一百零九號的數目。

過了兩天，便是今天，星期日，下午六點鐘我就去了。她丈夫不在家。我覺得男子總是神經過敏的：我覺得她在引誘我，不然，她爲甚麼選她丈夫不在家的時候請我來吃飯呢？

然而滿成，倒是先請你不要神經過敏纔好說話。我是不愛她的，在北京與在上海一樣，我是沒有起過愛她的念頭的，雖然她生得很美，內心很聰明，說話是銳利而且活潑；但我是一個愛的滿足者；因爲我的

妻子過分愛我，我對一切女人都乏味了，至於她這位韓夫人，她也是大概對我沒有超過友誼以上的情感罷。她也是十分愛她的丈夫的。我們始終無非是朋友，而且還有很疎遠的朋友。她之所以請我吃飯，我想，無非是幾月的師生之情，到底有一種重相見的歡喜而已。

雖然說是請，她的菜到底沒有甚麽好；我吃了一碗飯就不能吃了。『怎麽？安先生？不吃了？在北京最少吃四碗的人……』——『近來身體很弱，醫生勸我不吃飯呢！』——『沒有吃飽罷，買麵包好不好？』——『實在不用，我已經飽了。』——『那麽，不要客氣，你在我屋子裏坐一坐，我就來。』

我在她內室裏坐下了，心裏十分難過，因爲在她內室的對過，還有一

位女的，據說是她的姨表妹，不時把眼光送來看我。她，韓夫人，進來了，立刻把門簾一放，眞嚇得我驚了。我坐在這屋子裏，彷彿坐在甚麼夢想不到的地方一樣。無論是牀，無論是妝臺，無論是所有的一切陳設，花瓶，窗幃，檯單，幔帳，……等都使我驚訝。我不知是夢還是眞實。

『眞熱！你可以脫脫衣服，安先生。』——『不，我不甚覺得熱！』我如女人般的害羞說了。她親手給我弄洗臉水，她把香水瓶給我搽頭髮。她簡直和從前未結婚以前一樣天眞活潑對我毫無甚麼樣忌的樣子。不過這時候，我總可以——同我談談麼！我這幾天實在悶得很。

——可以。談甚麼呢？

——安先生，你贊成結婚不贊成？

——在我感覺到我妻子是愛我的時候，我贊成；在我感覺到她不愛我的時候，我失悔不該結婚。你呢？

——我簡直根本反對結婚。男子一結了婚心便不同了。」

我簡直，滿成，是女人常唱的老調子，沒有一個女人不這樣說，可是沒有「個女人毅然決然離開了她的丈夫，和娜拉一樣……這調子實在聽得太多了，正如你說的，『這簡直是比黎明暉的可憐的秋香還要難聽的。』結過婚的女人為甚麼都要說這一句話呢？唉！

不過，這時候我聽着到也還不刺耳，因為她的聲音是太美了！她給小鳥兒一樣在你的耳裏叫，雖然叫的是無意義，而聲音卻是美的。這時候，我的面對着她的面：我與其說是在聽她的話，不如說是在賞鑑她

的美。他的細緻而且紅潤的嘴唇，上下顫動起來的曲線，實在太容易令人沉醉了。我忘了我那吃醋得不近人情的妻子，我說了：

『難道你感覺到韓先生待你不好麼？』

——到不是這樣說。說完，她臉有些紅了；換句話說，她越更嫵媚了。然而我想起我那吃醋得不近人情的妻子，我止住了，我怕略一放縱我的情感，便會弄出不幸來的。我把問題拉開了：『近來你看些甚麼書？』

——失了安先生的指導，我甚麼書也不能看了！

——還這樣客氣麼？

——真話！

——韓先生不會指導你麼？

——他！……

——他是一個海上著名小說家呀！

——他除了寫小說而外，也便沒有別的長處。

——這惟一的長處便是他了不得的長處。安先生，不要說他罷。你離開北京以後一直住在上海麼？

——在南京的時候最多。

——我還問你，安先生，你爲甚麼不給我寫信呢？

——只能說一句對不起的話罷。

——我……

她沒有說下去了。這種沉默是使人難堪的。我十分想尋兩三句不要緊的話來把論點移開，但我始終尋不出來。在北京的，一切過去的好些印象，始終縈繞着我的腦經，使我除了對這對面的她發生充分的回想

和觀察而外，甚麼事也創造不出來，我不知不覺地說了：

『我覺得還是我們在北京時快樂：我記得有一次同着你的小妹妹去游北海，是非常有趣的。

——安先生，你記得，那一次我們還划船呢？

——你的小妹妹衣服還弄濕了呢！

——好不羞，連你自己的也汚了泥土呢！

——難道你便乾淨了？乾蘆草刺破了你的手，血弄髒了你的淡藍色裙子，不是麼？

——那條裙子還在呢！還保存着作紀念呢！

——五龍廳有一個男子招呼你，你不理他，有罷，密司何？

——那人現在已經死了！

——唉！

——安先生、你記不記得我們休息的地方？

——有一棵大柳樹……

——還有一棵大槐樹。……

——那兩顆樹的樹枝……

——從兩邊長來連在一起了！

——我們叫他作『連理枝』……

——我們就坐在這『連理枝』底石塊上

——你的妹妹便摔交了……

——你便嚇了一大跳……

連你也保不住打抖了！』

滿成，我莫明其妙地對於這樣的過去，異常清楚。在我政治部中的宣

傳科長叫甚麼名字，有時我會弄忘去：獨於這些事，我同她竟說來一絲不誤；我們那次遊北海的景象，眞所謂『歷歷如在目前。』她越說越高興，差不多高興得來忘懷了一切了。

後來，還談了許多話；末了，她忽然笑起來：『安先生，你看你的衣服破了一個洞！』

我一看，眞的，我的衣服破了：我自己有些不好意。

『多可憐，衣服破了還沒有人補！（她彷彿是譏笑我，又彷彿是忘了我曾經是結了婚的人的樣子。）要不要我給你補？』她自己說後又有些害羞了。我忽然又想到我的妻子，我推辭她說：

『笑話，那敢勞你的貴手！然而心裏卻又十分想接受她的要求，卻又十分怕妻看出這破綻來；雖然我對她絕沒有愛的關係，甚至無這關係

的可能，然而妻是吃醋的，這，滿成，我不用多向你解說了。

我終於沒有接受她的請求，我終於再找話來把這些事避開了。滿成，說起來我眞是弱者，我除了我的正當的愛而外，我絕不敢有要所求，我絕對不願意，除了我的夫人，再同任何一女子建築起這似乎愛的關係。我這時候，我看了一下表，已經十點鐘了，我便告辭要走。

『等一會』她說了；『我還有話向你說呢！』說完她一面叫我在她牀後去，幫助她搬下兩個箱子來；那被壓着的第三個箱子，是一口紅漆的大皮箱。她找出鑰匙來開了這箱子以後，一面說：『這口箱子還是我母親給我的呢！所以我除了裝我自己的東西而外，什麼人的東西，也不裝的。』我聽着她說話，我出神地望着她的舉動，我想起我十四歲的

時候，替我的二姊點着一支燭，望着她在箱子裏找她丈夫的衣料，那時候我眞羡慕我的二姐夫……今晚上我似乎又作了那樣的小兄弟了，然而她申明她箱子裏沒有別人的東西，這找的什麽呢？

滿成，你猜是甚麽？就是剛才打發人送你替我保存的這一對繡花枕頭套。她從她箱子底下把這東西找出來對我說：

『這是我用了兩個月功夫作來送你的東西；不料一作好的時候，你便離開了北京，所以保存到了現在，老是沒有機會交給你，心裏總歉歉然的。——眞謝謝呀！

說後我很直覺地握着她的手，我們彼此半天不說話。我一放下了她的手，我如逃命似的逃了出來了。

我把這一對枕頭拿在手中，路上我就爲難了。滿成，事情很明白，你

替我想想法，對於這一對枕套的處置，我該怎樣辦？送還她？不可能！拿回家裏去用！那簡直是我們夫妻的生活不幸物。你知道我的妻是著名吃醋大家！我在南京作鄭主任的秘書時，婦女解放協會的女代表有事來會我，她還要同我大鬧一場，這事不但不知道，上海有兩個小報還引爲佳話。

我自從結了婚後，便沒有自由過一天，關於愛的話。朋友給我的信，只要像女性字跡，那便要受檢查，有一次，你同我開玩笑，你記得，你用了女性的字體給我寫了一封信，她便同我鬧了一天一夜；我們簡直爲了這事不幸了。然而實在說，我又是愛我的妻子的，我非常原諒她。因此，爲要免除夫妻間的不幸，我同一切女性都斷絕往來了。

不料今天，橫來這一件不幸，我在未到密司何家去吃飯以前，我也計

劃過，但我並不想便會有這樣的結果，我以爲那韓先生，相當認識的的韓先生一定在家，彼此也無非閒談閒談事；後對妻說起來，便說是朋友招在家吃飯，談論一件社會案件……不料這樣不幸！

我非常難處的，（我甚至於想把這枕頭套送洋車夫然而我能這樣作麽？）把這東西帶回家，我就想不出放在什麽地方妻纔看不見；書架，廚房，洗澡間，那一處她檢查不到？（她一個月最少要檢查三次。）

我小心翼翼地進了門，我問娘姨：『太太呢』——『看電影去了！』好呀！我心鬆下去了許多。因爲現在纔十一點，她回來還得一點半：這使我有充分的時間想處理這東西的方法。最後想到寄存，（我想過拿去當呢！又最後才想到寄存在你，老滿的地方，你當替我嚴守秘密呀？

時間充裕(寫了這一封長信，也算够了；末了還說一句：

『望你嚴守秘密，東西還得保存好，定有重謝？』

因爲怕她回家發生問題，即刻叫聽差給你送來了。……

我看完這封信，我又重看了那一對枕頭套：的確是的！充分女性的表現，甚且說充分愛的表現，我想老安放在自己家裏，一定會惹出事情來的；正是：

『閒來無別事，且把風月擔！』

歡喜與死亡

一

「這是直接鬥爭的時候，研究文學和做詩這是過去的了，只有不認識時代的青年才如此的癡呢！」吟女士很堅決的這樣說，一枝鋼筆沉重地拋在寫字檯上。

「中國的革命已經到了一個直接行動和直接鬥爭的時候，」坐在吟女士對面椅上的塵，充分的表現女性的情調，語音很清晰地在和吟女士辯論：「這是我們知道的，青年們應當拋棄了文藝的書籍和筆去作領導工農鬥爭的理論也是對的，不過我們所以不能不到上海做文字生活的原因，也許是你所能知道的。」

「你的矛盾，我簡直完全不懂！」塵的說話未完，吟女士憤憤地揷了一句，一對靈活的眼睛總是看在窗外。

「……」塵停了一會兒，很悲哀地又說道：「我自己也知道我和舊社會的封建關係結合太深，不過我想無論是誰，假使處在我這樣的家庭環境狀態之下，都免不了不能與家庭脫離關係吧？我家庭中祖父是一個兩目失盲白髮蒼蒼的老者，我的父親是在工廠做工受機器的毀傷的殘廢工人，我母親是一個很慈愛的母性，我還有一個十三歲的妹妹，一個十一歲的弟弟，全家的人，都只希望我來撫養，我不撫養，全家的人都將餓死！當我在武昌師大未畢業以前，我的學費都是由我母親到外祖父家去設法籌集，希望我畢業後做一點事業；但我在武昌師大畢業已經二年，我都是爲了革命而犧牲了一切，就是在革命高潮中的武漢也沒到國民黨去做一天的官，我的犧牲也不爲不大！'

塵說到這裏，眼眶已滲濕了清淚，深深地吐了口氣。

「哼」吟女士只是一聽冷笑，小手指擺在唇邊，對塵看了一眼，冷然說道：「一個革命者似乎是應當犧牲一點兒的，你為革命的犧牲固然是不小，但也不見得有如何的偉大，為革命而入獄者，在鬥爭中而犧牲者，似乎他們的犧牲還要大！」

「唉！吟妹，你過於不能了解我！」塵流着了清淚，說道：「我自武漢回來以後反動派對我那樣的注意，自後我也就成了一個失業的人，前月才來女師教課，那知獅子派又指訴我是革命黨，于是我又成了一個無職業的流氓！唉！一家嗷嗷待哺，都在希望我，唉！家庭培植我的苦心到那兒去了？殘廢的父親我都不能負担一點孝養的責任……」

「你一家人是如此的可憐，我又未嘗不悲傷，我更何嘗不是有同情心的人，」吟女士對着塵說：「但是，在這樣的社會中，如你家人更可憐，

更窮苦的恐怕是恆河沙數吧！你的父親是個殘廢的工人，在新市街貧民窟中的殘廢的，失業的工人，他們的慘態有些是比你父親更可憐吧！我們在這樣慘酷的社會中，我們大家都不去負起改造社會的責任來，我們大家都去做一個家庭的犧牲者，我恐怕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將永遠不會消滅吧！如你這樣悲慘的家庭，將會繼續存在，且一天天的增多吧！唉！我眞不懂，一個人爲了家庭……」吟女士頹然地到在椅上。

「唉！妹妹，我很傷心……居然你都不能諒解我……」

塵不禁嗚咽起來。

正是暮春三月的天氣，東風不時地送來幽寂歌音，碧穹飄渺着幾縷綫雲。吟女士正從工廠中回到塵的住宅，她將今天和工人談話的結果，在塵面前說了一遍，塵指示了她的幾點錯誤，吟含笑地接受了。

吟在檯上寫了封信，塵很熱烈地將最近要到上海過文學生活的計劃對吟說了；他說了一些不能去的原因，第一是家庭，第二是他與吟今後的生活，第三是他是一個不能下層工作的書生……。但是塵的計劃是完全沒有得着吟的同情，而且使吟發生了懷疑，覺得塵最近的行動，完全沉醉在小資產階級幻想的境界裏，於是他們便劇烈地辯論起來。

自吟與塵有了愛的關係以後，他們的感情可說是濃密到了極度的了！但完全不能預知，他倆在今天却生了意氣。

塵的嗚咽並不能引起吟的哀感，也沒有給塵以一點的安慰，在室內沈寂了一會兒以後，塵終於打破了嗚咽，說道：

「妹妹！我終於是不能不到上海過文字生活去的，我爲了家庭對我的希望，我爲了我倆今後的生活，和我個人個性的所近……而且無產階級的文學也是可以影響於小資產階級的青年和無產青年向革命道路走去……」

「塵！我眞不懂，你爲什麼這樣小資產階級的皮氣，浮浪不定，你說爲了家庭不得不拋棄直接鬥爭的生活去過文字生活，你如此我實在不能再來愛你。假使你爲了家庭的封建關係，做了一個家庭支配下的犧牲者，那我愛你，也不過是做了一個家庭犧牲者的犧牲者，你在家庭中做一個孝子，我做了一個良妻賢母的婦人，這有什麼意義？而且你我意志傾向的不同，我們還有什麼愛情的可言！至於說你爲了我倆前途的生活，你便去過小資產階級幻想的文字生活，那我實在不願負担你給我的罪名！我們的愛情是建立在共同的無產階級的陣線上，不是建築在未來的小資產階級幻想的生活上！我們窮困，流亡，我們一天不離開革命的陣線，我們是一天不會崩潰我們愛情的！我倆的愛，是同一陣線互相砥勵的互相安慰的戰士，决不是誰爲誰或是只爲了愛而愛的！再說文學生活可爲影響智識階級的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青年，哼哼！這更是笑話！智識階級的小資產階級我們去影

響他們有什麼用處？無產青年我們只給他們的影響不給他們的鬥爭，又有什麼用處？現在只有鬥爭，機會主義的行動已經是不需要的了……」

「妹妹！你的話我完全知道，不過……」

「唉！你別要再說了吧！」吟女士有點怒了：「我聽你，你去過文字生活也好，你去做官也好，你去……我不問你，我也沒有過問你的必要。總之：你的革命生活宣告破產，我們的愛也就宣告破產了！」

吟女士悻悻地走了出去。

「唉！妹妹！你使我過於苦痛！」塵倒在榻上大大地嗚咽起來。

「文字生活是很幸福的，鬥爭生活是危險的！」

這是吟女士走到門外所喃喃着說的。

一九二八年的一月三日，天空佈了薄薄的流雲，陣陣地送來狂怒的北風，沿長江北岸的N埠，有一個新與資本家私人所創辦的公園。這公園因爲是在江濱，距N城有十餘英里，在這寒冷逼人的天氣，所以也沒有什麽遊人來到。園中的樹木花草已是枯凋，池內的水也凝結了冰凍，幾塊不規則的石頭堆成的假山在綠色的竹林之中矗立。這一天，假山上坐了五六個青年，還有三五個工人和農民模樣的人，他們好像在嚴重的討論什麽問題似的。塵和吟女士的認識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那時的塵，穿了一沒破的棉袍，一頂壞帽，他絕對不像一個學生，而是一個商人，吟女士一到便注意於這個人，後來知道這個商人是有充分的理論和工作經驗的一個革命青年，他要避免反動派對他的注意才化裝如此。

在吟女士初次見了塵，實在是敬佩到了極端，塵未到N埠以前吟女士

便知道塵，知道他是一個研究革命文學的青年，應當是如何的書生氣，而且是浪漫的。但吟一見了塵，却覺得塵完全不是如她理想中所想像的那樣的人，却完全相反。但這並不給吟女士以反感的印像，而是得了一番尊敬和信心。吟女士覺得，一個書生，現在居然拋到破落的社會中來過鬥爭的生活，而態度是如此的堅決，剛毅……于是在沒有準備與設想之中，她已愛上了塵。

天色已浸入黑夜，大家都離開了公園回去。吟女士和塵同乘了一輛沒有主顧便道回城去的汽車，十餘英里只化了五角大洋。在汽車上，他倆談及了很多的問題；如什麼我們不要革命的學者，我們是要革命的實際工作者，如什麼我們不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研究的集團，我們是領導工農鬥爭的一個團體，……這些理論，增加了吟女士很多的興奮，在不期然而然中她的手緊緊地握了塵。……

吟女士和塵的愛，在無形中已經實現了。自後吟女士也增加了勇氣和決心到工人羣衆之中去。最後，吟女士只感着苦悶，覺得工工運動是不容易入手的，後來經過了塵的批評和指示，在半月以後，已有了很好的成績，吟女士已和工人結了不可泯滅的意志了。

吟女士和塵處了將近兩月，忽然漸漸開始覺得塵的勇氣不是永遠持續下去的，他是一個研究文學的青年，浪漫和情感意味甚深。他的勇氣也只是一時的情感的探試，是浪漫的衝動的嘗試，他並沒有很刻苦的決心在奴隸生活中去準備大的掙扎！他始終在幻戀於文人的小資產階級的生活！一天，塵由農村之間來到城市，而孔上深深地塗了灰塵，比以前更是瘦削多了，但是似乎比以前的精神較爲健康，吟女士見了便給了他的安慰，擁抱，接吻。他在她的懷中消磨了十數分鐘的時辰。

「村間的情形好嗎？」吟女士含笑地問。

「唉！不要說了吧！」塵惱然地說道：「我最初到鄉村之中去是抱了何等樣的熱忱，見了農民們是如何的欣慰，但是久了，農民們很多的仍然依戀於舊的社會，他們崇拜能訴訟的董事，有錢的地主。你雖然告訴他們這是他們的敵人，他卻以爲你也是一個善於欺騙人的人，他們不信認自己，他們反說我們是沒有飯吃才來做這件事的……」

「農民的封建思想都是很深的，」吟女士說道：「但要逐漸的加以訓練才對，而我們的期望是不能過大的……」

「唉！我不再到鄉村之中去了！」塵說道：「枯澀的生活太無意義了！我並不是沒有決心，我到鄉村之間去比以前是更瘦更黑了！我和農民們吃的一樣麥飯，穿的農民衣服，更以避免反動派的目光起見，我也和農民一同到田間去做苦力，對外說我是農民的傭農，我身體瘦弱，有時實在不能

担負這種田中的工作，但我是决心了的，我忽然做去，那知頑固的農民，他們總是永遠地是奴隸性質，你說要打倒豪紳地主，他便說你的能力就不如豪紳地主，你說要我們大家起來，他便說你這是欺騙……哦哦！我是不願再去了！」

「你未免過於灰心了！農運工運都有些阻碍和困難的，我們應當要打破阻碍，和戰勝困難，以種種的方法去應付客演的環境，這種工作當然是難發展的，但我們因難便不去做，那工運農恐怕永遠不會成功吧！」

「唉！我眞願意在鬥爭中去犧牲，但我不能忍受這種苦痛！」

吟女士笑了起來，在塵的額間接了一個熱烈的吻。

經過了塵這次的灰心，便不再到農村中去了，他便留在城內工作。

塵實在不能應付工作，就是工作也只是限於智識階級的小資產階級，

工農運動他完全拋棄了！這，引起了同志們的反感！同志們最初歡迎塵的熱度都冷了下來，覺得這樣的文學者實在不能負鬥爭的工作。

塵在城中住了一月，他與反動的K.m.t.總工會的職員們成了很好的朋友，據塵自己說：「非加此便不能在城中居住。」

終究，文人只是一個文人，並不能刻苦的去建立時代，城中一月的生涯，又使塵感着枯澀了！塵這次到家中去了一次，家庭中的眼淚，打退了他革命的决心，他便由動搖而到了堅決地要離開革命的城市了。塵只看見斷足的爸爸，兩目失明的祖父，慈愛的母親，他却沒有看見多數的工人，農民，貧民，士兵，都沉淪在奴隸的境域受摧殘與蹂躪呀！……

三

吟女士自和康的感情破裂以後，異常感着煩悶，她覺得她不應當去愛這樣的人，同時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危險，她也確有一個時期，濟受了他的魔力，幻想過沉醉於戀愛的生活，並且也有了動搖，想一同和他到上海去過文字的生活……現在她得了一個結論，無產者沒有戀愛，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戀愛只是小資產階級的幻想，但她並不反對性，她覺得無產者的安慰只有性的滿足！她別了塵，一夜無眠，她拿起了一枝筆來想做一篇「無產者的戀愛觀。」

吟女士提出了開除塵的革命黨籍，她自己，依然在工人羣衆之中……。

一天，吟女士從廠中回來，桌上擺了封厚厚地來信，信裏說道：

「吟妹：

「我自信我是一個有革命決心的人，但我不能全部的接受你給我的批

評。你的批評是對，但不是具體的對，因爲你沒有顧及到客觀的事實。吟妹！自你憤憤然地走出以後，我是何等的難受！妹妹！我既然有這樣凄慘的家庭，你又不能了解我的苦心，唉！我還有什麼說的！

「吟妹，你對我的手段也未免過於慘酷了吧，你提出開除我的黨籍，斷絕了我革命的生命，我已不能再去奮鬥，我枉屈到了不可言說的程度！

「我徬徨哭泣了三天夜，我覺得我始終都沒有辜負我的吟妹，今吟妹斷絕了我，唉！我既然不能扶持我殘破的家庭，又不能諒解於愛人，更何能去服務於社會！以我因革命而犧牲了一切，現在因受了打擊而去自殺是絕對可能的！革命的旗下已不再容納我，我再生存又有什麼意義！我既然不能扶持家庭，又不能去革命，我不如自殺到還自由一點！

「我腦筋已經糢糊，我也不能再說什麼。我决計自殺！

「吟妹！我的自殺，完全是爲了你呀！我在未死之前，我依然在留戀

我的吟妹呀！

「吟妹！我因你不能了解我而去自殺，我總希望你在我死後能了解我才對。妹！在黃昏的時候，我是多喝了硫酸而死的。」

塵留。六月十日。

吟女士看了這封來信，呆然地流出兩行眼淚，但又冷笑了一聲，說道：

「這種矛盾的死是無意義的！」

輿論家教

一千九百二十九年的春間，帝皇思想正是抬頭的山海關外，也早已改換了國旗，表示革命已經成功了。

爲了要建設——不如說要發財的緣故，倘在農業時代的山海關外省會萃集了不少已在歐美物質文明中沐浴過的新人物。

爲了僅僅有窰子，大坑和坤角還不能表現出近代的戀愛和社交的緣故，南市場一帶便成立了向來視爲『毛子戲』的跳舞場。

爲了這中國式的毛子戲場不分男女坐，而且又有「一個男人一個女人軋着跳」的緣故，除了沐浴過歐美物質文明的新人物外，向來玩窰子，上大坑，捧坤角的道學先生們也頗樂意去觀光。

向來以某坤角的眼風騷，某班的姑娘好，某大坑的功夫到等等，爲談

話資料的前輩先生也起頭來議論舞場的一切。

『那個穿水綠上海旗袍的不知是誰家的姨太太，大屁股扭得纔引人的火呢！』

『我認得那個抱了穿紫紅色洋服的小白臉跳的是徐家的老三，眞騷，兩個奶奶看上去已經是靠不住了。』

『悔甫，你的舞跳得竟像了樣了，可是你今天把這個舞女抱得太緊點。』

『得三，你舞的時候動火不動火？』

『…………………』

諸如此類的話，是跳舞時新後，省城裏，半官性質的運輸公司總務部裏人們日常對話的一部。

一天，運輸公司總務科科員李老爺的二小姐被人發見在跳舞場裏同了一個年輕的穿洋服男子跳舞。

照例，飯前飯後時，運輸公司總務科的會客室裏便如夏天糞桶開蓋誘集了各類蒼蠅似的，至少每只椅子上坐了一位老爺或先生。

總務科裏的開飯圓桌能坐十個人，但必要時得加至十三個位置，更必要時得由庶務主任招呼廚司加開一桌。

總務科的主任人員和掛名拿乾薪人員，

與公司幹部人員位置有關的貴賓，

幹部人員的親友，

除了上列三項，是很少有例外的人能坐到總務部的圓桌上來吃飯的。

也有立着的，也有看報的，也有下棋的，也有吃水煙的，但每人的注意終是在反復不厭的自以爲有趣的談話上。升官論過去了：×××那小子

倒發表了行長，還算能耐。發財論也過去了：大洋已經毛到一千六百七十七元了。於是照例到了年輕小子談了便要被先輩駡爲下流的女人論。

立着的換到誰的椅背上，看報的把報紙掉在椅子旁邊，下棋的借此輸的推開了棋盤，吃水烟的再換一根新的紙捻。

從二十多歲的公司副理到五十多的鐵路局長，全都是運輸公司總務部會客室裏女人論的特約研究者。

女人論的『通論』也過去了，這必須要來『各論，』就是『實事。』於是年輕漂亮的副理從椅子裏立起，有神的雙眼從『法國配來的藥水玻璃光鏡』裏向全部會客室內審覶。於是室內大衆的目光也跟着這『有神的審視』在室內流轉。

『咦！行中今天怎麽沒有來？』副理審覶一過之後，失望地，發問。

行中便是在運輸公司總務部掛名拿乾薪五十元的李老爺，曾經署過兩任縣缺。

『他同了黨務視察團到上海去了好幾天啦。』一位貴賓回答。

『這次一共去了十個人，旅費是一萬六千元，少帥自己拿出來的。』稅局長詳細報告。

『哦哦！不巧，不巧。一椿笑話。笑話！』副理並不打理稅局長的雖然確實而已出了女人論題外的報告。只是懊喪地埋怨李老爺走得不巧。

『怎麼，行中有什麼笑話嗎？』

『你們昨天都沒有去看跳舞嗎？』

『我去的。』

『我同了恒甫去的。』

『怎麼我沒有看見你們呢？』

『我出來時候看見你同着法蘭洋行的勃露，所以沒有招呼你。』

『哦。你們難道沒有看見行中的二丫頭同一個年輕男人跳舞嗎？』副理說着，冷冷地像發見了『官鑛』似的得意。

『啊，什麽，行中的二小姐同男人跳舞!?』

一室裏的老爺先生除了副理外都像聽見皇姑屯第二次炸彈爆發似的驚呌起來。

『不見得吧！行中的家教向來是很嚴的。』恒甫因爲昨夜自己沒有發見二小姐怎樣同一個男人跳舞，有些不很願意這個消息的確實。然而他同時想：要是真的，我去抱着她跳一回倒也有趣。

『一點錯也不會，我可以保險。』副理不屈地說。

『行中人倒不算壞，恐怕是在署縣缺時造了點孽，所以現世報應。』鐵路局長已經推定了二小姐同男人跳舞的因果。

『這都是怪行中自己，要女兒進學堂。小學念念也就罷了，還要進中學堂。這叫咎由自取，』這是行長說的。

『你看她跳得怎麼樣？還行不行？』

『我昨夜怎麼沒有看見呢？衣裳著得時髦不時髦？』

『我在行中家裏看見過她兩回，臉蛋長得不差，眼睛細細的嬌媚不過。』

『她今年不是十七歲了嗎？正是好時候，不知這朶鮮花給誰先採？』

『行中好福氣，揀女壻也用不着媒人了。』

『今天我請客，去看李二小姐軋姘頭。』

『…………』

『…………』

議論是越說越具體，越徹底，李二小姐從跳舞，到軋姘頭，私奔，自

由結婚，養私生子，一切應備的題目差不多都議論過了，然而年輕漂亮的副理終覺有點缺憾。

『可惜行中到上海去了，不然，叫他自己去和他女兒跳舞！』

同日的晚間：

副理公館裏兩場麻雀開了場。賭客是：副理太太，副理二太太，副理三太太，鐵路局長四姨太太，恆甫太太，恆甫大小姐，副理二姑太太，劉家大少奶奶。

賭錢而計較輸贏，原是當然的事。卽是花錢頂不在乎的二太太和三太太，在賭錢時也毫不爲奇的擺着認眞的臉，不願意多說空閒的話來分自己的神；雖然在平時除了說空閒話以外是不知世間有何正經事的。

然而今晚有了例外。

麻雀未開場時已經略略討論過了的大題目，在東風圈將完的時候，副理二太太又嚴正地把牠提了出來。

『眞像窰子一樣啦！不論姓張姓李，衆目昭彰之下抱了男人跳。』

『我看比窰子還不如！窰子要是在人面前，也不會這樣肉麻的。』副理三太太似乎是窰子出身，在申說着窰子的人格。

『這都是學堂生幹的事啊！讀了幾年洋書，廉恥都沒有了。一天倒晚，寫情書，找朋友，已經彀瞧啦；又時新了跳舞。』

『將來我看牠們會白天在街陪男人睡覺呢！』鐵路局長太太恨恨的說。

滿意的笑聲傳遍了麻雀桌上。

在快要到省城的特別快車上，由天津回來的李老爺李行中無意在廁所旁遇見了別了多年的王老爺。

『啊啊，巧遇，巧遇，行中兄。』

『啊啊、巧遇，巧遇，得三兄。』

『省城去嗎？』

『天津來的？』

打拱，作揖，伸手，連說帶讓，得三兄到了行中兄的包房間裏。

李老爺答復了王老爺的黨務質問之後，提起了他在上海的得意事來。

『你會跳舞不？得三。』

『不會，看過兩回。』

『你應該學，得三。又是時髦的交際，又能抱着年輕姑娘。』

『逛窰子不一樣嗎？』

『不，不，兩樣！』李老爺叫了起來。『逛窰子實在太下品！至於跳舞，那都是上等人，也有大家的小姐。所謂樂，不傷雅。』

『大家小姐同了男人跳，終究是不雅的呢！』

『我不是說，得三，你的思想太舊了點。你上海去看看。况且，大家都時行，你也落得。』

考察了一回黨務之後的李老爺儼然是一位『新人』了，至少在跳舞上，他絕對贊成社交公開是合道理的。

又是省城裏半官性質的運輸公司總務部會客室裏。

除了新到的李行中李老爺外，戴着『法國藥水玻璃光鏡』的年輕副理，胖子的鐵路局長，恒甫……依然像蠅子集在糞桶裏似的把所有的椅子坐滿。

顯然，好佔便宜的副理已經從李老爺那裏取得了自己的得意，他擺着兩條腿在地板上，手也擺開着，仰着臉在微吐着雪茄烟氣。

李老爺像前時在縣署裏聽了撤職查辦的消息時一樣，臉上一點活氣都沒有了。站在圓桌的旁邊，一只手不住的摸鬍了。

『行中，以後我也沒法不叫你是老丈人了。』恒甫湊着副理的趣，也幫着取笑李老爺。

在室的大衆又是一陣嘩笑。

其實並不是他們一定在和李老爺作對，不過他們的信條是：1.吃飽了飯應該多說空話；2.說空話最好是有關於女人的；3.這個女人最好他們向來熟悉而與自己是沒有親屬關係的。李老爺原也是『信條實行者』之一，但不幸的是他今天違犯了信條第三。

『眞有那樣事我是不能饒赦的。』李老爺拍着桌子在咆哮。但他的可驚的咆哮並不會打破室內的歡欣的空氣。他們繼續着說：

『老丈，幾時請客，看看令小姐的妙舞。』

『今天晚上我要請你們去，我已經拜了跳舞先生啦。』

『黨務報告裏，社交公開，以身作則的一條是不好遺漏的。』

『我看行中不久一定要得法，有了這一位交際小姐。』

一直到行中不響地走出了會客室，他們的會話還是不曾停息。

過了幾天。副理公館裏的牌局又開始了。

鐵路局長帶來了有味的消息：李老爺李行中打了他太太一頓，又打了二小姐一頓，撕破了二小姐所有的新衣服，現在關在上樓，逼着要她尋死。

『怨不得恒甫常說李老爺家教嚴。這樣看來，許是李太太把二小姐縱容慣了的。』

『李太太常會笑我們打牌看戲，如今，她要輪到笑她自己了。』

『李老爺不太利害一些嗎？管教管教也就不錯，教她死，那……』

『你那知道，李老爺的臉全給她丟了，怪不得李老爺生氣，他還要在省城裏混飯吃呢！』

『現在的小輩實在教人頭痛，又要拿老子的錢，又不怕丟老子的臉。』

『她們也越鬧越不像，這樣吃些苦頭也好。』

『……』

『……』

『……』

就像她們手裏打着的麻雀子一樣，在樹頭，她們無法把這樣的話題改變，一直到恒甫太太成了一付清索子的時候，局長太太纔說：

『好了，不要儘談她吧。恒甫太太贏了錢，今天晚上叫她在會仙大舞台包三個箱。李如風的金錢豹很不差。』

附記，本篇不能算是小說，祇有一個篇記事。所以把他記下來時，只因爲想使我們覺到新禮教也快要打倒的南方人明白東北的社會還是這樣頑舊。這樣看來，我們的工作，實在是複雜得很：歷史的和地域的兩道交成一個十字架，怎樣從這個堅固的十字架上跑下來，更怎樣打碎這個十字架，那便是我們要努力的。

猶如一場噩夢

——我實在太卑劣了！我的自制力實在太微弱了！我近來意外獲得的一些幸福，完全被我的卑劣的衝動破壞了！啊，我恨死我那放肆的情緒喲！

初夏的一個清晨，微風拂着窗外的綠蕉，青年T君在他的友人C君的房裏恨恨地訴說着。

C君有三個星期沒見他的友人T君了，自從T搬了家以後。今天T君走進房裏時，那種萎靡落拓的樣子，直使C君嚇了一大跳。本來便已瘦削的臉更顯得消瘦了，血色一些也沒有，神氣一些也沒有。本來十分有神的眼睛，深深的陷了下去，眼白上佈滿了血絲。頭髮蓬亂着，灰色大掛上滿是皺紋和泥漿。

那時他照例坐在靠窗的一只有背的圓椅上，倒跨坐着，雙手攀着椅背，失神的目光茫然注視着嫩綠的芭蕉，恨恨地訴說？

我那後樓你不是也去過一次的嗎？你總還記得是怎樣的一個形狀的吧？小小的一個扁方房間，一面是灰牆，一面是板門，一面是薄薄的柳杉板隔着前樓，一面是兩扇玻窗正對着蓋在晒臺上的亭子間。

我去住的時候，前樓還空着，亭子間裏已經有人住了，是房東的兩個女兒。一個十四歲的叫韻仙，一個十九歲的叫韻琴。我曾告訴你過的我的唯一的女友便是房東的大女兒韻琴了。

兩個女兒長得都不差，尤其是大的一個，正是滿蘊着成熟的少女的丰彩的時候。高矮適中的身材，身體的各部都很豐腴，很停匀，一看上去便會使你感着一種異性的肉的快味。臉兒也胖胖的十分可愛，兩個面頰飽滿得像塗着紅水的象牙蘋果。眼睛是靈活的。鼻子是端正的。薄薄的小嘴唇

稍微有些向上翹，但這翹，格外有一種風趣，當她在淺笑，露出白玉似的牙齒的時候。總之，不是我說，像這樣的女人，我們的確少見過；而且祇要是愛美的人，一見之下總會懷着愛慕之情的。所以，我搬進去不多幾日後，我們已很相熟了。但這並不是我的交際手段好，實在是我的運氣高。

我是包飯於房東處的，所以我們每每同桌共飯；我的辦事時間恰巧和她的上學時間相同，所以我們每每同出同回，因爲這樣常常有接觸的機會的緣故，我們的友情就很快地增進起來了。

兩個星期的生活是在天堂裏過的一樣。總之，我是幸福了。眞的，每和她在一處談笑的時候，我便會忘去了一切憂愁。我的確是愛着她了；可是我絕沒有一些佔有的慾望，也沒有一些肉的觀念和要求。我初次感着女性的溫柔，感着細膩的友情。她那種純潔的，尊貴的，處女的心的表現，

她那種天眞的，無邪的，處女的態度，都能使我把過分的野心抑止住，使我節制着在尊重她的範圍內愛她。這不是我故作矯情，這實在是良心的鞭策，這是我敢發誓的。我只覺得我那時有了一個關切的親人，她可以調節我的生活的枯燥和單調，可以使我高興，可以掃去我的煩惱。我如姊妹似的愛着她，不夾雜一絲私念。——我對於眞正愛慕的女人總是這般帶着神秘性的——所以我在她面前很坦然，很光明，沒有一些畏葸，沒有一些慚恧。兩年來在都會中孤單地飄流着的我，對於那時的情況已很滿足了。那種互相尊敬的交誼是十分適合於我的願望的。我隨時隨地都覺得幸福在我的周圍。我幾乎沒有更大的要求，我祇望能永續着這樣純潔的戀愛便是莫大的幸福。

但我終覺是薄福的人啊！我的自制力終覺太薄弱了啊！我那珍貴的愛終竟被肉的衝動破壞了啊！突然而來的一陣大雹，把正在欣欣向榮的愛芽

打成一堆稀爛的碎渣，在我的心田裏發臭。我依然收回了我的不幸，而且像放出了債似的，連同許多懊惱的利息一起收回來了。我眞恨死那房東太太。她實在太貪了！她不好把前樓留着自己用麼？

那是星期二的午後；我和韻琴在弄口遇着，同走回家時，韻仙在門口迎着我們說：前天來付定洋的人今天搬進了前樓了，是一對年輕的夫妻，寧波人。——啊喲！那個女人纔難看呢，斜白眼，大蒜鼻，一而孔的騷氣；那個男人也恰巧是一對，滿臉的酒痱。

韻仙笑着告訴我們，韻琴便也笑着向我說：以後你不會嫌寂寞了，有了隣舍了。

我那時對於新來的隣人一些觀念也沒有，所以她們講的話我也不甚理會，我只淡淡地隨着她們一笑。

晚飯過了，談了一會，已八點半鐘了，我走上樓去，前樓的門開着，

昏黃的燈光中，我不經意地一瞥，看見了許多蒙黑了似的舊的箱櫥桌椅，一個糢糊的人影在器物上搖晃。走到自己的房中，半截的柳杉板壁上斜透過一片淡淡的燈光，染遍了後樓的屋頂，頓然我覺得我的居處狹隘了，我的靜寂也受了擾亂。

我在暗中坐了一刻，從玻窗中看見亭子間裏的姊妹倆正說笑得起勁。我便也點起燈來，坐在靠窗口的椅子上把纔借來的一本雜誌閱覽起來。

這本雜誌的內容都是論戀愛的文字。我看到了一篇題目叫「靈肉一致的戀愛」的，大意是說：眞正的戀愛是要靈肉一致的，沒有肉的精神愛，沒有靈的肉體愛，都是衝動的，不誠實的，違反自然的，畸形的戀愛。眞的戀愛應該由靈而及肉，而達於一致。這篇文章用了許多例證來說明靈肉不一致的戀愛的不能存在。

我看完這篇文章，就不禁把書放下，遐想起來。回頭看見了亭子間裏

的韻琴——那時她一人正在埋頭讀書，燈光中的美人是另有一種韻味的，朦朧的淡月似的，我看得入迷了。我癡癡地想：像這樣的少女，假如和她生了肉的關係，當然會感着十二分的愉快的吧。可是……

我一時想不出什麼理由；可是我覺得我不該有這種設想，我只覺得像我這樣的庸人對於這樣婉孌的少女生出那種野心，是一件天大的罪過。我只覺得這種野心適足以損害我們的互相尊敬的交誼。我想不出什麼理由，但我知道我心裏有這麼一條牢不可破的信條。

我想的時候，亭子間裏的火滅了，她大概睡了吧，我癡癡地向暗中望了一會，便再翻開書來。我找到另一篇論戀愛的文章，是署名T. T. 的一封信。他主張靈肉的要求分開的。他先說他主張的理由是根於他的直覺，他的主觀。他又說他的主張不是眞理，但是事實。他說：在如他那種有慾望而無地位的人的心目中，値得戀愛的女人有兩種：一種是可以崇拜的

，或者便說是靈愛的對象。這種女人大抵有聖潔的靈魂，並沒失去珍貴的處女的純潔：這是眞值得戀愛的，但這種愛：是尊敬的愛，是傾倒的愛，是澈骨的相思，是絕對的愛慕；這種愛：絕不希望有回贈，絕不希望能占有，故無所謂失戀，也無所謂被棄；這種愛：絕不會生出肉的要求，——但並非絕不許生出肉的關係；被崇拜者的施與是可以領受的，但崇拜者的要求便不免自私的企圖了。還有一種不過是用來狎玩的。或者便說是肉愛的對象。這種女人的希望是物的滿足，所我們對於她也祇有肉的要求。在要求肉的滿足時，她們也值得戀愛的，但這種愛：是一時的愛，是占有的愛，是不負責任的，是自私自利的；這種愛：沒有貢獻，也沒有施與，所以其間的關係是商業的，其間的結合是機械的，所以也無所謂失戀，無所謂被棄。……用熱烈的心情來崇拜上面所說的第二種女人，在別人看去當然是妄用了愛情，但自己的良心是慰安的：若對於第一種女人而生狎玩

的心，那便是戀愛的蟊賊，良心的逆子了。……在將來，靈肉一致的愛或可實現，但在社會制度不良，人類思想腐敗的今日，求一個可以靈肉一致的愛人，恐終是徒勞的水中撈月。所以他主張：欲求靈的滿足，便找一個靈的對象；但肉慾衝動時，也可任意找覓肉的對象。末了，他再申明他的主張或許是受了傳統的性的歧視的毒；但他以爲在今日，男女的地位還不能成爲水平，階級的差別還不能全然消除的時候，他的主張總是不背於事實的。

這篇文章我覺得頗有打中我心坎的地方。也許我也受了傳統的性的歧視的毒，但總覺得把肉的企圖和靈的滿足併爲一談終是一件不大妥當的事。純潔的精神上的愛情，往往會被肉的觀念弄來變成一種卑劣的結合。我以爲眞正的精神戀愛到了極致而互相要求的肉的關係是美麗的，因了性的衝動而希求肉的滿足時，無論如何總是汚濁的行爲。

那時已十點鐘快了，我一面睡到牀上去，一面又想到韻琴身上，我覺得T·T.所說的確是事實，像我和韻琴便是他說的第一種的關係了。我吹息了火，屋頂上前樓射過來的燈光還刺目的亮着，我的心思便被光亮倏的轉到前樓的新隣身上。

我的心神纔注意到前樓時，我便聽聞一種輕微的喘息的聲氣，是一種十分奇怪的喘息，像是被窒息的人，努力的，急促的，斷續的喘息，而且還夾雜着一種低緩的，微弱的，慘然的呻吟，清清楚楚地從柳杉薄板縫中透漏過來，縈繞耳旁。在這夜深人靜，燈火昏黃的時候，這意外的聲氣震悸了我的心絃，使我遍身毛骨悚然。

我十分驚訝，起初完全猜不出是什麼東西在作怪；但一經細細辨別着時，這完全是人的聲氣，而且是兩個人，一個聲氣是始終窒息似的喘息，另一個聲氣是時而痛苦似的呻吟，時而也變爲患病似的喘息。

我屏心息氣地把被蒙住了頭，不知那裏來的慘怛的情緒支配着我的全身。

漸漸地喘息只是急促而粗暴，像是用了全力在掙扎似的；呻吟的聲氣也漸漸洪大，而且變爲含糊的，哀懇似的，小兒學語似的，咿咿呀呀的，一種忍不住的哭泣似的令人戰慄的哀音。而且又添了沉着的，虎虎的，似乎是風撲着什麽的聲音；軋軋的，木器折裂的聲音，而且還有斷續的唶唶嘖嘖的聲音，似乎是布匹在水中搓揉，又像是兩人在熱烈地接吻。

接吻！我斗的醒悟過來。立刻像有一塊巨大的死物抛擲在我的身上，遍體都覺有一種強烈的震撼。適纔的驚訝，慘怛，疑怖，完全爲新襲來的一種強烈的狂熱所代替。

本來是屏心息氣，悄悄的聽着的，現在是完全不想聽了；但是急促的，粗暴的，掙扎似的喘息，和忍不住的哭泣似的呻吟更漸變洪大地傳送過

來，清楚的聽出了風撲被窩的聲音，床柱搖撼的聲音，啧啧嘖嘖的水聲和吻聲。而且更斷續地聽出了女性的含糊的，急迫的……心肝……寶貝……快點……嚼嚼……囈語似的哼着。

情緒無論如何也甯靜不下來。一種無意識的狂熱在全身衝蕩，心狂跳着，血沸騰着，頭涔涔地漲着，漲得快要裂了，一切都在無節制地興奮着。一點有秩序的思想都沒有，混亂的，錯雜的，昏沉沉的，空洞洞的。

隔壁的喘息和呻吟和含糊的囈語似乎都打成一片，似乎在沉入深淵，漸漸低抑，只有床柱的一陣狂急的搖撼；隨後是一個徐緩的釋然似的無力的嘆息，接着又是含糊的囈語；最後是燈光的驟然息滅，黑暗中死一般的沉默。

我方始也緩緩地透過了氣來，不禁又好笑，又氣惱。狂熱的情緒依然支配着全身，興奮着，再也不肯寧靜，也不肯睡去。無系統地，無目的地

，胡思亂想着。直到大約是一點鐘左右了，纔很疲乏地失去了知覺。

翌晨起來後，頭依然涔涔地漲痛，而且覺得十分疲乏。那無意識的狂熱刻刻刺激着，使我感着異常的窘促。尤其是令人難堪的便是我一見韻琴，便不自覺地會想到昨夜的喘息和呻吟和含糊的囈語，不自覺地心又會狂跳起來，不自覺地會對面前的女性生出一種幻想；但同時又如誰在嚴厲的訶責似的，使我覺得慚愧：我的狂熱便被背上滲出的冷汗冰透了，我覺得我是侮辱了韻琴的，侮辱了我們的友誼，侮辱了我向來的主張。我絕不該想着這樣的事；我絕不該在她的面前，自己認爲值得戀愛的純潔的處女面前，生出動機這樣卑劣的企圖。我自己苛責着，強制着，但是這狂熱，這不可抵抗的狂熱，依然刻刻的窘迫我。我和她同桌的時候，同行的時候，她的香甜的氣息，光艶的皮肉，她的舉動，她的言語，在平時，都會使我從容的仔細的欣賞，使我感着美麗的舒適的滿足，但現在這狂熱攪亂了我

優美的心情，一種急促的，粗暴的願望宰制着我，使我不顧一切地強把目前的對象塞在一己的願望裏。在那時我看不出她還有什麼其他的女性美，我眼中所見到的祇是一堆紅艷的肉，在我的狂熱中蠕動。

但立刻我又清醒轉來，又看出了而前的天眞的，無邪的，美麗的，少女的全體，於是慚恧又包裹我全身，焦燥地背上滲出冰冷的汗。這一日中，兩種相反的觀念，在我的不澈底的意識中搏戰，我眞苦透，窘透！我如一枚網球，被兩塊覲而緊張的拍子打擊着，沒有寧靜的一刻。又如有心愛的一株玫瑰，不經意的被毛虫嚙去了她的嫩芽，使我十分懊惱。

當晚上，依然是老調，而且接連來了兩次。那個女人眞是怪物！自從九點鐘我上樓後，我沒聽見她靜默一刻。她不住地喊着心肝，小心肝，乖肉，……香一個，再香一個。她那種含糊的𠯿𠯿嘖嘖的聲音眞把我的靈魂攪昏了。

自然我又受了一夜罪。

禮拜四的午後，我回家上樓時，聽見前樓有哭駡的聲音，還夾着房東太太的聲氣。我好奇心動，便走到她們的房門口。我纔第一次看見了我的芳隣，那對比翼交頸的鴛鴦。坐在梳粧檯旁的一只雄鴛鴦正靜默着，虎虎作氣，待機而發，醬黃色臉上一個個的酒瘢都泛成赤紫，寸許厚的紫唇翻開着，黃板牙前湧滾着唾涎，不住的用焦黃的手指去抹。正在喧噪着的雌鴛鴦祇看見她的側面。趿着粉紅色拖鞋的湖色假絲襪半擱小脚八字分開，釘在地上，脚背上拱起一對饅頭；一尺闊的藍條子布褲脚管的上面，遮不到褲腰的粉紅緊身的下面，後面凸出了一個大臀，前面挺起了弧形的小腹，緊身的鈕子敞開了兩個，黃黑的頸子上托着粉白的面頰，後面的髻鬆亂的拖在肩頸上，前面我看見了一只含嗔的斜白眼。紅紅的嘴唇隨着帶金鐲的右手的點觸駡出許多下作的市語。房東太太在旁勸着。

那對鴛鴦，尤其是那只雌鴛鴦的神情，眞令我看到要嘔。我連帶的想起了夜間的事，我更不禁如同看見了一堆臭爛的穢物在發酵一樣，一種肉麻的嫌惡使我驟然的稜起了一身鷄皮膚。我疾忙轉身，祇聽得雄鴛鴦突然地粗聲賊起來：你隻爛汚貨，你隻臭嘴少放些屁罷！……爛了你隻臭騷口……

晚飯的時候，房東太太告訴我：前樓的夫妻爲了一只金戒指吵鬧了半天，她去勸了好些時候纔勸住。我聽了一面還肉麻，一面又暗暗喜歡，我想：今夜大概可以好好的睡一夜了。

飯後上樓，韻琴姊妹倆了到了我房裏。韻琴拿了一張鵝黃色的紙券給我，說美蘭學校的游藝會入場券。她說她也有兩個節目，一個是舞蹈，一個是鋼琴獨奏。

——你說你最喜看舞蹈，最喜聽我的鋼琴，那麼，明晚上可以大快耳

目了。你去麽？

她這樣嫵媚地向我嫣然一笑，這嫣然的雙目，微翹的嘴唇和一列瑩白的玉齒是怎樣的秀麗動人啊！

燈光約束在淺碧色的紙罩裏，我們三人團團圍住燈光坐着。

她的顯着愉快的面部一半隱埋在紙罩外的暗影中，一半顯耀在紙罩下的白光裏。她的柔潤的手指正按在一張印着彩畫的節目單上尋覓她自己的兩個節目，天眞爛漫的韻仙的小圓臉也凝神地隨着她的手指在微微的移動。

這淸幽的燈光中所顯出的一幅美麗的圖畫是如何的恬靜，如何的無邪，而令人感着悠然的情趣啊！

我陶醉於這幅富有情趣的美景中了，我耽耽地緊視着她。

她找到了她所要找的一行，她欣然地用手指點着，仰首——大槪想告

訴我了吧，但是他似乎覺出了我正在審視着她，我祇看見暗影中有一雙明珠在閃一光亮，只一閃，搖撼了我心房，她又依然注意在那張節目單上，白光中，半枚的象牙蘋果染上了鮮艷的桃紅。

啊啊！她那優美的，純潔的，處女的心情喲！我怎會忍心地生出那種動機卑劣的妄想呢？

我想起了兩日來的內心的交戰，又想起了今天所見的令人作嘔的芳隣。

我如釋重負地自己懺悔了：醜惡的肉的蠕動，總不若純潔的靈的欣賞啊！

雖然我是已懺悔了，但因爲曾想起過，所以仍覺得臉上也訕訕的不好意思。

後來我們愉快地再講到游藝會。我稱贊她們的節目十分豐富。她笑着

回答我說：有許多人以爲我們的節目太熱鬧哩。他們的意思以爲學校中何必學習這許多無謂游藝。其實他們眞大錯了！無論那一個人總有一種享樂的觀念，總想找着一種稱心的娛樂。祇要是正當的，高尙的，誰也不能干涉。但有許多智識界中人，偏喜找尋那種卑劣的，惡俗的，不正當的娛樂，那却是應該反對的。

惡俗的！卑劣的！我一面聽她說，一面慚愧起來。

後來又講了些別的話，忽然，韻仙悄悄地說道：你們聽吓，這是什麽聲音？

我們都一齊注意。但是，我的天！什麼聲音呢？噯！這還有什麼說的！那對無恥的東西！醜惡的穢物！他們是出乎我的預料又在哼哼嘖嘖的喘息呻吟了。眞要命！該死的東西！

我如纔從獸籠中逃回山林的猴子又套上了一串鐵鏈，又如夙興夜寐的

農婦看見雪白的繭堆裏爬着一條條的蠅蛆。我滿面緋紅。我遍身流汗。焦燥，悼急，羞慚，憤怒……都不是，我說不出我那時心裏的懊惱。一聲聲的呻吟都打在我的心上，我心上的純潔的花兒一朵朵的被打落了。

我無言，我能說什麽呢？說是妖精打架好？還是鴛鴦戲水好呢？

我呆坐着。韻仙疑訝地望着我，依然留心地聽着。她呢？韻琴呢？我看不到她的心，但是我能看見她面上陣陣地泛起紅霞，她的微斂的眼睛裏滿含着嬌羞，她的身體只是局促地移動。

後來她默默地凝視着我，她的嬌羞的眼光神祕地凝視着我。我震驚了，好像有什麼意外要襲來似的，我毅然地立了起來。她的眼光依然凝視着我，神祕的一笑。

——妹妹，我們去罷。我如在天外似的隱隱聽聞了她的聲音，我如在霧中似的看見她倆移出我的視線。

我頹然地倒在床上。太離奇的，太強烈的，許多意外，許多刺激，擾亂了我的意識，弄迷了我的知覺。

大約半夜了，四邊靜悄悄地一點聲音也沒有了，我只是昏沉沉的似乎醒不過來，也睡不熟去。

頭涔漲着，胸口異常悶塞，只有一種願望在暴烈地洶湧。

我努力坐起來，抽出一册向來喜讀的陶集來就着燈光翻閱。我是想勉強地用外來的恬淡來中和我心中的狂熱。但一行行地看下去時，不要說感不着恬淡的詩趣，連看的什麼都還不會曉得。祇有斷續的……酒……鄉……村……貧……一個個單字在眼前跳躍。

最難處置的是她那神祕的凝視，神祕的一笑。她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意思呢？

難道她是……

她是……我沉迷地這樣想時，我心裏的狂熱愈益暴烈起來，我的情緒也格外興奮起來。我拋了書，吹滅了燈，眼前突然罩上了清白的月色。四邊還是靜悄悄地，前樓斷續地傳來了沉着的鼾聲：我的意識益發混亂起來，我悄悄地立起，提心地走到了房門口，但待要開門時，依舊又折回床前。心要躍出喉頭似的狂跳着，清楚地聽出了突突的聲音。

我提心地立着。四邊還是靜悄悄地。那神秘的笑。那神秘的凝視：我只是反覆地咀嚼着。我再悄悄地走到了窗口。

亭子間裏是黑洞洞的，但我能想像出她現在是怎樣甜蜜的睡着：在潔白的褥上，在潔白的被下，一個側着的潔白而豐腴的身體微微曲着。肌膚是怎樣的滑潤柔膩啊！暖洋洋的，香郁郁的，肉的氣息是怎樣的薰得人醉迷啊！那媚眼是斂着的，那香唇是微弛的，那可愛的臉兒是怎樣的恬靜啊！也許是笑着吧？夢見了，夢見了誰了吧？

啊！假如你，你現在是擁抱住她呢？……

我想到那里，我的全身似乎在一只榨床中絞榨着，一顆心要爆開那悶塞住的胸膛似的跳騰着。

那喘息和呻吟似乎又在耳畔響起。緊促的掙扎似的喘息和含糊的哭泣似的呻吟。突然我像墮在鬼窟裏似的，我看見了那對互相詈罵的鴛鴦，那糾纏在一起的斜白眼和酒癡，那流着唾涎的，排列着黃板牙的，紫色的厚唇的接觸，那拖着散亂的髮髻的醜惡的，肉的蠕動，那堆臭爛的穢物的發酵……我遍身起了戰慄，像有一股冷風刮着我灼熱的肌膚。

死灰色的天上，皎潔的半月正冷然地俯視着我，遙遙地似乎有一陣淒清的聲潮響起。我悄悄地又退坐在床沿，如水的月色流在我的脚邊，似乎有一味冷的感覺爬上了我的心頭，我的狂熱漸漸減退下去。

噯！神秘的笑，哭泣似的呻吟，我怎樣的把他聯想在一起了呢！靈的

施與、肉的衝動，醜惡的，聖潔的，我怎樣的又把他聯想在一起了呢？我眞該死！我不知怎樣的，這兩種相反的觀念總聯想在一起。我枉是努力，也總不能把他淨化。

我竭力地自己譬解：我對於她已有了眞正的愛，我應得承受她的施與了；然而我一想起了我的卑劣的動機，我便會聯想起我那隣人的醜態，我便覺得慚愧到置身無地。我便覺得天地萬物都在訶責我汚辱了聖潔的處女，我便覺得如手刃了自己愛兒以後的修不好的心痛。

我熱烈地反對我自己：怎會忍心把一株玫瑰放到穢池裏去？但反對雖是強烈，玫瑰還只是被我用棒打落下去。

我昏沉了一夜。我旣因她的一笑而遏不住肉的誘惑，我又痛惜爲了這卑劣的動機而汚濁了我對於她的友情。我的精神刺激得太厲害了，我的身體也疲倦得同打傷了的一樣。

天亮後，我朦朧中一聽得亭子間的玻窗呀的推開，我立刻便起來走到樓下，走出了大門。我實在不願把懷着不潔的心的身體去見我心愛的韻琴。

那天我也沒有進辦公處，晚上我也沒回家，游藝會當然也沒有去了。我飄飄蕩蕩地在馬路上浮游，在公園裏度了淒涼的一夜。後來我覺得心裏的慾念似乎已漸忘懷了，我纔想起了二日一夜在外面飄蕩着的疲乏。

昨天，我在外面吃了晚飯，便惴惴地走回家中，幸喜沒有遇見她。我燈也不點的默坐在房中，望着已滅了燈火的亭子間裏暗暗懺悔。心中漸覺光明起來了，我纔安心地睡到床上去。

但是，但是我纔朦朧地要睡去，前樓忽然鏜的發一巨響，像是打翻了面盆，把我驚醒轉來，接着一陣切切的笑語，接着便又是那老調……

啊啊！我不說你也可以猜出我那時的情形了。我當然怨我的自持不堅

，怨我不會學柳下惠的坐懷不亂，但是那神秘的笑啊，她在我心中留下滅不盡的火種了。——

像有鬼在我的身體裏指使着一般，不知從那裏的大胆被心頭的慾火鼓起來了。我悄悄坐了起來，四壁都是黑洞洞的。前樓的聲音益發喧鬧起來。我悄悄地走到窗口，緊緊地看着那黑洞洞的亭子間。後來我决然把自己的房門輕輕地開了，走到了亭子間的門前。

我立在亭子間的門前，我的左耳緊貼在門上，我的右手緊揑着門鈕。

像有鬼在我的遍體中跳蕩着一般，我的魂靈似乎已經飛遠了。我祇看見韻琴的神秘的一笑。

我也不知道我在門外究竟立了多少時辰，終於是大胆地把門鈕旋動了。幸喜門沒有鎖，一旋便開。我迅捷地把身體移到房裏，像是一個慣賊，

一些聲音也沒有。那時我也不知道我的情緒是興奮到如何地步。我的全意識都集中在一個肉體的擁抱的要求上。

但是，我正走到床邊，待要把帳子掀起，待要……忽然一個意外的聲音，比霹靂更要猛烈的聲音，把我的靈魂震碎了。如木偶般僵立在床前的，像是一架什麽都燒完了焰火。啊，完了！

誰呀？你是誰呀？

嘖，這明明是房東太太的聲音啊。難道我走錯了房間？但我幷沒有下樓啊。噯，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呢？

那時。燈也點起來了，韻仙也起來了，房東太太也起來了，……以下的事情難道還要我講出來麽？噯，什麽都完了！兩個星期的生活猶如一場春夢。羞恨宰制着我的全身，我是怎樣的薄福啊！

從她們的訶責聲中，我聽出了是因爲韻仙有病，她的母親纔於今夜搬

到亭子間裏來陪伴她的。鋼琴搬到樓下去住了。

我是怎樣的薄福啊！兩個星期的生活，猶如一場噩夢。我那卑劣的衝動得到了相當的懲罰，我把我自己的幸福攪壞了。我在今天的午前便要搬家。唉，糟透了！……

下流人的辯護者

一天的下午，呆子徐三又在他的友人面前，如演說般，滔滔的講了許多怪僻的蠢話。本來他是常常喜歡說些怪僻的蠢話的，所以大家都叫他是呆子。今天他又這樣說。

「在現代的社會之下，最初有高尙人格爲人所欽仰，而準備力爭「上流」的人，往往到後來便會做出社會所不齒的不道德的墮落的「下流」行爲。這恰像大江中的清水，自然而且順利的向東流去，絕沒有一些例外；除去是有非常的特別機會，像世人所稱道而羨慕的「好運氣」，會臨到他的頭上。

「但我們要注意他那時的下流，决不是眞正的下流，人格的下流，良心的下流；而是社會中一般具有特種見解——或者也可以說是普通見解的

人們目中的下流。

「這是當然的：在我們的理想中，所謂上流和下流，自然要有良心上的人格做標準，而決不僅僅是一種經濟上生活的形式。但在社會上一般人們看起來，恰大不以我們爲然！他們預先把社會上全體的人們的生活，分爲「成功」和「失敗」兩種，就像我們把賭場中的博徒分爲「贏家」和「輸家」兩種一樣。

「他們對於他們目中的成功人——其實可以說是發財的人，或者可以說是有高貴地位的人——無論他原來的道德，思想，行爲是怎樣的卑劣，陰險，奸詐，爲人所不容，也都不要緊了。因爲他已經得到社會上榮譽的鑰匙——財富和地位了。他們將要尊敬他，讚美他；說他是精明強幹的英雄，或者說他是忠厚仁慈的長者；說他有審察時勢的眼光；說他有排除阻力的胆略；說他有不恤人言的毅力；說他有……總之，他現在完全是一個

上流人了！他的一切行爲，思想，道德，都是我們的模範，應該崇拜！應該敬仰！雖然小節不免有些出入，然於他的大德有何妨礙呢？

『總之：一個人被社會欺騙了，他現在變成一個窮漢；他幾乎窮到一無所有，沒有財富，也沒有地位，於是，他便要得着一個相反的批評。無論他向來的思想怎樣純潔，行爲怎樣光明，道德怎樣高尙，都不能做他的失敗的辯護。他們要說是完全甘心墮落的下流人；說他沒有創造的能力，奮鬬的勇氣，獨立的精神；說他不識時務；說他太高傲；說他是笨人；說他是……總之，他已完全是一個下流人了！他現在的一切表現，無論如何，都是值得唾罵的。至於他從前的人格如何？貧困的原因何在？是沒有考查的必要啊！』

呆子徐三說完了話，因爲心裏憤慨得過分了，滿面都已通紅，而且骨嘟着嘴。友人們眼睛裏看了他那種痴呆的憤激的樣子，耳朶裏聽了他那種

痴呆的感慨的議論，大家都哈哈地笑起來了。聰明的張二哥便說；『三呆子啊！你這種驚人的議論，可以拿什麼事來證明呢？』

呆子徐三聽了張二哥的問話，心裏更加憂鬱了。他想：『這樣明顯而普通的事，還不能明白？恐怕是由於太聰明了吧？我應當用些什麼方法去使他明白呢？』但是那些奇怪的事實，他心裏是藏着許多許多的，於是他又說了

『從前我有一個好朋友，他姓鄒，他的曾祖，祖父，都是做過狠大狠大的顯官的；直到他的父親，雖然是不做官了，然而仍舊是一個狠有聲勢的大紳士；而且他家的財產是非常之多，在我的家鄉，他家是頂富有的人家了。所以我們家鄉的人，沒有一個人不羨慕他家的豪富，稱道他家的聲望，說他是頂有福氣的上流人。不過，他的脾氣有些古怪，同他父親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大家便替他上了一個渾名叫鄒傻子。』

『一個是徐呆子，一個是鄒瘋子，所以就成爲好朋友了。』聰明的張二哥心裏暗暗好笑。

『雖然我的朋友大家叫他「傻子」，但也並不因此而減少別人對於他的尊敬，並且有許多人在說：「像他那樣的身分，有了這些傻氣，似乎更加可敬了。」另外又有許多人在說：「像他那樣的傻氣，並不是一般下流人所有的傻氣，而是上流人所特具的一種美德啊！」大家這樣說着，於是在那時有不少的人都仿效他那種大家以爲上流人所特具的傻氣。

『其實我的朋友並沒有一些傻氣，更沒有什麼所謂上流人所特具的傻氣；他不過有些古怪的脾氣吧了。是的，他的脾氣確有些古怪，所以專喜歡說些古怪的話，做些古怪的事。因此，別人便說他是傻子了。其實，他何曾傻呢？現在讓我說幾件關於他的古怪的事吧：

一個募捐委員笑容滿面的向他說道：「素仰你鄒先生是熱心善舉的。現在，更是全地方的公益事情，一定要請你多幫忙一下了。」

我的朋友問道：「這是應當的！不過，劉鄉紳李鄉紳他們寫了多少呢？」

募捐委員憤憤的說：「啊！不提吧！他們向來對於公共事業總是這般吝嗇的。此次是爲了撫恤失業工人，所以他們一人勉強寫了二千文，一人祇寫了一圓。」

我的朋友大笑道：「哈哈？笑話了！不怕難爲情麼？我可不能，我寫上二千元吧；不够再說。」……這是一件事。

米店裏的帳房和他說：「鄒老班，現在米價已漲到十五元多了：去秋囤的二萬石米，好出糶了吧。」

我的友朋點點頭說：「是啊！米價這樣高，一般平民要大受其累了。我們應當把米趕快，平平市面。」

米店帳房說：「但是，米價怎樣呢？像我們那種上白的米，十五元半，不嫌少了吧？」

我的朋友愕然道：「什麼，米價定得這樣貴？我們囤米不是想賺錢啊！你去關照店裏，這二萬石米照原價八元七角出售。」……這又是一件事。

他的鄰人陳鄉紳這樣問他：「鄒兄，明天曹鄉紳的壽辰，你預備送些什麼呢？」

我的朋友淡然答道：「我向來不大和他來往，所以想不送了。」

陳鄉紳愕然道：「但是，你們不是世交麼？而且他的兄弟又新升了鎮

守使！」

我的朋友一聲冷笑，「不！因爲他現在是鎮守使的兄長，我更不願和他來往了。」……這是第三件事。

Mr. 胡有一天向他般般勸告說：Mr. 鄒，你的作爲似乎太鋒鋩一些了。你這樣的竭力提倡新文化，不怕招社會上嫉視麽？」

我的朋友搖搖頭「這不在乎！我以爲是對的，我總得竭力做去：我不能管別人有什麼議論了啊！」後來他終於沒有聽Mr. 胡的忠告……這又是一件事。

像這樣的事情，這樣古怪的事情。他每天在做着。這樣古怪的事情，在我們看來，確是上流的行爲，值得稱讚，值得仿效的了！然而大家說這

是寃氣。雖然當時大家也稱讚他，仿効他；那知他們的稱讚不是爲了他的上流的行爲，而是爲了他是一個富紳。這是多麼可笑的事啊！』

呆子徐三說到那裏，友人們又哈哈地大笑起來了。他們想：『這樣古怪的事情，不是傻氣是什麼呢？況且，稱讚一個富紳，又有什麼可笑呢？這眞是呆子的思想了。』他們這樣想，更加好笑了。後來聰明的張二哥又問說：『那麼，你那位好朋友的現在到底怎樣呢？』

『那也不用細說，我早已說過。在現在的社會中，起先有高尙人格的人，結果一定要變成社會所不齒的下流人。我的朋友也不能逃此公理，所以他雖然行爲十分上流，然而後來財產消耗完了，地位也接着失去了，於是他成了一個窮漢，大家都在唾罵他；募捐委員罵他是不知撙節的浪子；米店帳房駡他是不事生產的愚人；陳鄉紳罵他是不善交際的呆子；以前富紳時代的稱讚，欽仰，窮漢時代一齊變成叱責和嘲笑了。以前大家稱讚的

上流人所特具的美德，也一變而爲下流人所有的傻氣了。

『現在我的朋友是一個沒有恆業的飄泊者。他有時賣文，有時鬻畫，有時去做洋車夫，有時又做酒館侍者。不過他的生活十分艱窘，而他的人格還是這般：他仍是不知撙節的浪子，他仍是不事生產的愚人，他仍是不善交際的呆子。他有一個叔父——現在是督軍的秘書長，寫信來叫他去做自己的書記；可以有五十元的薪水。但他曉得他叔父是軍閥的爪牙，爲虎作倀的，所以便回絕了不去。我們想他的人格是何等高尙啊！然而因爲這事，大家更說他是甘於下流了，無可救藥了。其實他除了不是富紳外，有那一些是下流呢？無論道德上，人格上，……』

友人們的面上雖然不笑，心裏却笑得更厲害了。『做了一個無恆業的飄泊者，還說不是下流，還說有高尙的人格；這就是所謂呆子的呆想了。』他們心裏都這樣想。『而且，旣然一個窮漢可以說是上流人，豈不是

富紳們倒可以說是下流麼？沒有這種理，這完全是呆子的呆想。』他們想到這些地方，都不高興再聽了，慢慢走了開去。

現在，呆子徐三還在喃喃地說：『其實，他除了不是富紳外，有那一些是下流呢？……』

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最後的成功　全一冊

著者　魯迅

出版　生活社

發行者　生活社

定價洋六角

定價六角